

裘毓磨著

清代軼聞

中華書局印行



3 0649 2358 8

近史

留

芳



此書以梅蘭芳爲主人翁先敘梅蘭芳

十數年之政治外交遺聞軼事依次

悉其真相調訪其祕密於歷次政變兵禍之由來尤

有偉人有政客有軍閥有遺老有名士有美人善善惡惡言言皆怪無不

此書而披露天笑先生爲此書南北奔走十餘次或四處探訪或實地調查

或諮詢當事或搜尋案牘整理結構成此一書期爲中華民國有系統之歷

史固不僅在章回小說中放一異彩也

中華書局發行

其他紀事踳駁不勝枚舉同學友人裘君匡廬有愴於此博覽諸家露鈔雪纂別裁成書視余讀之述一事顛末必詳傳一人情性畢露夾敘夾議可泣可歌絕無人間小書之失奚翅爲有清史料而已君方有美洲之行彼都人士有閱覽者猶敢沿習舊辭斷斷然謂中國無史學吾不信也定海陳漢章

序二

古史皆官書皆掌於王官方策所布風詩所陳龜筮筮所卜皆問之守吏下焉者無徵不信固不得私作也周東遷而後列國始有史晉之乘楚之檇杞魯之春秋是也然其錄猶上於王官故孔子修春秋從老聃取二百四十國寶書老聃固周之柱下史也厥後史失其官私史乃作而其端實始於漢人司馬遷之史記網羅放佚綴拾舊聞蔚然稱鉅觀焉近則學者往往重私史屏諸官書不讀甚且援草野之說以正史乘之謬謂其無規律而多獨見也彙而存之一代之典章文物是非毀譽乃見則甚矣私史之所繫亦重矣清社旣屋紀述繁興顧多囿于一偏而不秉是非之正

或鴛爲齊東野人之說以沒其真蓋猶之無史也近國家設清史館延綴學方聞之士任其事而事物之未知年事之失考者比比則竟其事以俟諸百年之後亦猶之無史也吾友裘子匡廬發憤爲學慨時代之遞嬗而輿論之失真也憬然思有以正之而清代軼聞一書以出是編固非從王官所錄也然抉擇精而是非正則言之有物不悖於古其或亦知人論世者所不廢與民國紀元三年太歲在甲寅十有一月十日徐翹鐵僮序

序四

昔人之言作史也曰直書其事而是非自見顧蘭臺秉筆罕覩董狐草野傳聞亦非信讞甚或假筆墨以報恩怨者有之非博綜而詳核之欲求是非之不失實也難矣前清享國日久事實繁多綜其大概約分三期入關之初既患殷頑之不靖又惡桀犬之狂吠肆行殺戮以爲刼持此一時也三藩既靖始以寬大收人心良法美政昭著耳目雖或有文字之獄要未聞直言之誅此一時也晚近以來宮闈構釁失德滋

多人心大去而清祚終矣此又一時也平情而論得失互見爲美爲譏無取過當裘君匡廬研究西書暇輒留意於清一代之事搜羅舊說積久遂多悉心甄錄事以類聚上之足以資法戒次亦足以裨見聞書成問序於余君方有海外之行倚裝待發匆匆不及紬繹全書爰書所見而歸之民國三年十一月同邑楊敏曾撰

序五

按許書史之爲言事也故有一國卽有一國之史有一代之史凡以紀當時之事實而使千百載以後之人得以溯其源流資其觀感也惟有編年紀月之史有比事屬辭之史俱爲史之正裁執筆秉簡推國館之專才握槩操觚賴章逢之儒士有聞必錄由來尙已然吾謂有官守者必有言責有言責者不必有官守每有一二有志之士逆計夫天時地利人官物曲其事實之燦著於一朝者我卽愒焉置之而有執筆秉簡者在有握槩操觚者在終不患其不傳獨此遺聞軼事之不經見於世者或本於稗乘之流傳或採自私人之紀載殘編斷簡誰肯什襲而藏遂有境過

情遷消滅於無有者有清一代名儒輩出私家著述不啻汗牛充棟其足以供史料者正多特恐膺編纂之任者或議其體例未純一概屏棄不取迨異日全史告成仍不過官樣文章據共見共聞之事以操其筆削之權而已予友裘子匡廬無官守而有言責者也因慨然以表微闡幽爲己任蒐羅羣言裒輯別史閱年餘而得若干卷顏其名曰清代軼聞且將出版於清史未成之先爲將來讀清史者作旁搜博證之資將付梓人而來屬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愛其引事之翔實持論之和平分別部居精覈詳審洵足爲別史中獨開生面適與匡廬將攜手作美洲之游倚裝匆匆聊書數語以弁簡端遂不暇計文字之工拙矣民國三年十一月吳縣夏夔球序

序六

昔人有慕匡廬之勝者裹糧往遊涉歷巖谷經旬累月覺所見不過爾爾遂廢然返一日他適揚帆江中忽見匹練千尺奔瀉天際其奇妙殆難狀況詢之舟人知爲廬山飛瀑蓋至是始獲匡廬之真面目焉余謂此景此情不獨觀山卽讀史亦何莫不

然凡古人言行其載之正史者皆山中之恆蹊也及覩其軼事於他說則其人之性情畢露而讀者之耳目爲之一新此卽天外之飛瀑也嘗以此語同邑裘君君不答但出其所著之清代軼聞示余受而讀之不禁拍案起曰此所謂匡廬之眞面目者非耶何君之先得我心也君字匡廬觀是書名稱其實矣書此以弁簡端不必叙言亦聊以誌此心之奇快焉爾甲寅孟冬慈谿周椒青撰

凡例

一清代名臣名將。文豪閨秀。俠士畸人。遺逸高僧。宮闈秘史。里巷遺傳。其逸事異聞。皆力爲探求。使讀者趣味雋永。樂此不倦。以矯舊日歷史枯淡平衍晦澀庸腐之弊。

一清代法令制度之變更。風俗好尚之異同。以及名妓名優。（以有關於政界及風俗者爲限）大佞墨吏。劇盜巨猾。其人其事。影響及於一般社會者。皆窮其源委。詳其生平。務使沿革相貫。事實昭著。讀者鈎稽已往之陳跡。卽可知近日國勢民俗之原由。他如名公巨卿。聲勢雖煊赫一時。而庸碌寡能。於社會無功無過者。概略不錄。以矯吾國歷史。詳於箇人略於羣治之弊。

一編輯是書時。所資之參考書。不下數百十種。其中固不乏名著。（如嘯亭雜錄。郎潛紀聞。小腆紀年。歸田瑣記。浪跡叢譚。庸菴筆記。庸閒齋筆記。金壺七墨。墨餘錄。印雪軒隨筆。履園叢話。分甘餘話。香祖筆記。人海記。南野堂筆記。蔗尾叢談。茶餘客話。三借廬筆譚。聞見偶錄。漁磯漫鈔。蝶階外史。清人說薈。桐蔭清話。淥水亭雜識。橋西

雜記。南越筆記。諾皋廣志。隨園詩話。漁洋詩話。春在堂筆記。曲園瑣記。右台仙館筆記。竹葉亭雜記。兩般秋雨盦隨筆。觚賸。及清人文集數十種。以及近人所著如春冰室野乘。近世中國秘史。揮塵談。清代野記。筆記叢書。香夢影。上海怪歷史。新菴筆記等數十種。然昔人著書之通病。因法網嚴密。文人深自韜晦。談鬼搜神。自託於寓言詭諫之列。況復交通阻滯。謬說易於流傳。橫畝專車。或等齊東野人之語。本編凡關於怪誕離奇幽冥果報之說。雖新穎饒有興趣者。亦不採錄。

一。近日關於清史之笥記雜錄。汗牛充棟。或直錄前人舊作。不易一字。（如乾隆朝人記乾隆朝事。云某事余聞諸某公。某事余在某處目見。今之編輯者。既不述作者姓名。乃直錄之。亦曰吾見吾聞。閱者幾不知其實實在何時。）如明仍稱勝朝。清仍稱國朝。舛謬之處。不可勝舉。或種族意見太深。關於清室入關。洪楊民軍起兵諸役。毀譽多不得其當。本編以事實信確。持論公允爲主。凡偏激虛構之談。徒迎合年少無識之心理。鼓動鴟張虛憍之客氣者。概不採錄。

一專制時代。君主猜忌性成。官吏威福自擅。文人記載。莫不歌頌功德。倖免慘禍。本編凡關於帝后達官之無謂頌詞。悉行刪去。且辭意隱晦。不敢直斥之處。亦必索隱闡微。俾讀者無復疑義。

一凡當代執政諸公。以及民國偉人。功過是非。概不記錄。以免黨派紛爭。標榜攻擊之弊。

一是編事以類聚。非先分類目。再搜求事實。故但擇可錄者錄之。若據史例或類書例。而病其類目之不完。詳略之失當。則非編緝是書之初心。讀者幸勿誤會。

一是編係採錄羣書而成。文字每苦不能一律。然編中所錄。概出自名人筆記。凡文格稍卑俗者。概不採入。

一編緝時每有所見。輒加以評語。續貂之誚。自知不免。尙期海內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清代軼聞

清代軼聞目錄

卷一

名人軼事上

賴塔與鄭經書

林文忠之讜論

日本詩人題鄭延平焚儒服圖詩

李秀成感事詩

總戎佳論

年羹堯軼事一

田文鏡惡科目中人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花老虎

李馬奔與西班牙之戰爭

兔園

鄭成功遺詩

曹振鏞之誤清

淄川小聖人

年羹堯軼事二

清世宗信任李衛之專

紀曉嵐逸事

楊鬍子歌

目錄

一

No. 00056

清代軼聞

武夫不知文字

記吳六奇將軍

淮軍後起之三名將談

岳威信名法

阿文成兵法

海蘭察之將略

阿桂之將略

羅壯勇少時逸事

黃翼升識拔鮑超

黃翼升始任長江水師提督

顧亭林母

顧亭林嚴拒夜飲

史閣部後嗣

記河帥二則

鄭孝子

記楊勤勇夫人

記勒保事

顧吳優劣

彭雪琴軼事

孔文諛奏請蓄髮革職

燒車御史

管侍御擬劾和珅

吳蘭次之風義

嚴武伯之義俠

張廷玉馭吏之嚴

張船山風節

劉文清晚歲改節

曹文恪之健啖

吉慶之清廉

王閻羅

楊秘之治行

簡謙居之守正

跛金

于文襄之敏

左文襄遺議

張文襄遺事

鄂爾泰警世之言

謝薌泉之疏闊

彭雪琴畫梅

王文端之守正

楊天相之冤獄

郭琇勇於改過

洪文襄款客

湯文正之清介

謙語成識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楊忠武公遺事

張文和之才

清代軼聞

杜文正擁戴文宗之功

王文恪尸陳

許景澄之死

弔袁爽秋詩

同光樞臣之消長

施青天

洪承疇母

吳留村

卷二

名人軼事下

李敏達逸事

閻文介遺事

彭剛直之知遇

徐用儀

袁爽秋

記寶竹坡父子

百文敏軼事

施世綸政績

沈百五

陳恪勤軼事

于清端政蹟

左文襄軼事

劉忠誠與連文沖軼事

胡文忠之風流

郭嵩燾

彭剛直之剛直

書裘文達遺事

裘文達公課子之嚴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湯文正之清廉

戴簡恪軼事

余誠格之好謔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李文忠軼事三則

丁汝昌

沈子敦先生傳畧

彭剛直軼事

書阿文成公遺事

裘文達長於行軍治水

湯司空逸事

來文端善相馬

來文端之知人

張文達之愛士

記立山聯元

盛司寇之持正

目錄

清代軼聞

洪承疇有功漢族

李恭勤公逸事

岳鍾琪紀成斌冤獄

端方好聯語嘲人

蔡乃煌氣死陳啟泰

博爾奔察之詭諫

方望溪記姜西溟遺言

● 端方之滑稽

端方死事始末記

清代軼聞 卷一

名人軼事上

賴塔與鄭經書

鄭經之初立也。清廷遣疆吏貽書招之。經請如琉球朝鮮例。不登岸。不薙髮。不易衣冠。議遂中輟。至三藩既平。賴塔復與經書曰。自海上用兵以來。朝廷屢下招撫之令。而議終不成。皆由封疆諸臣。執泥削髮登岸。彼此齟齬。臺灣本非中國版籍。足下父子自關荆榛。且睽懷勝國。未嘗如吳三桂之僭妄。本朝亦何惜海外一彈丸地。不聽田橫壯士。逍遙其間乎。今三藩殄滅。中外一家。豪傑識時。必不復思噓已灰之燄。毒瘡痍之民。若能保境息兵。則從此不必登岸。不必薙髮。不必易衣冠。稱臣入貢可也。不稱臣不入貢亦可也。以臺灣爲箕子之朝鮮。爲徐福之日本。與世無患。與人無爭。而沿海生靈。永息塗炭。惟足下圖之。經報書請如約。惟欲留海澄爲互市公所。而姚

啟聖持不可議復寢。啟聖督閩。務欲滅鄭氏。收臺灣爲功。數遣刺客謀暗殺。事皆無效。經亦尋卒。於是王位繼承之爭起。鄭氏遂敗。

李馬奔與西班牙之戰爭

明室叔季時代。中國國民。有以一私人之勢力。與歐洲雄國爲敵者。後則鄭成功之與和蘭。而前則李馬奔之與西班牙是也。鄭成功海外之經營。史乘已略而不詳。若李馬奔者。三百年來。姓名久已湮沒。亦可想見吾國民族。對於艱苦卓絕之殖民家。崇拜思想。殊形淡薄也。余故亟述之。以告來者。李馬奔者。泉州人。故海賊渠魁。數出沒遠近。從事劫奪。會海上有帆船來自馬尼刺者。爲馬奔所掠。馬奔卽以捕虜爲嚮導。率帆船武裝者六十二艘。水陸兵各二千。婦女千有五百。進征斐律賓。萬歷二年冬。一五七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艦隊達馬尼刺灣。馬奔使部將日本人庄公。Sesco。將兵六百先入。時暴風起。舟多覆者。溺殺幾二百人。庄公以殘兵薄馬尼刺城外。進殪西班牙副將。西兵走保桑的亞哥。Santiago。會援軍一隊至。庄公以爲大軍也。稍稍引退。西

兵乘勢追擊。血戰互數時。庄公收敗卒。退合李馬奔之本營。時勒迦斯比已死。其孫溫薩爾塞特。方經略呂宋北部。及中國兵迫馬尼刺。急還謀防禦之策。兩軍戰備已就。馬奔集部將。下進擊之令。庄公引兵千五百人登岸。縱火市街。圍其堡壘。而艦隊自港外發礮助攻。庄公遂以所部入城。西軍殊死戰。庄公陣歿。馬奔復發兵五百繼之。終無功而退。於是馬奔收餘衆。航呂宋島西岸。數日至亞格諾 Agno 河口。降服土人。得河上四里地。築城居焉。溫薩爾塞特聞之。復大舉來薄。馬奔知不敵。乃留兵城中。牽制敵軍。而乘間出海遁。其留者走匿深山間。至今斐律賓。有伊哥羅德支那人種 Igorots Chinese 者。其苗裔也。近日無知少年。拾外人餘唾。動詆吾國民族。無尙武性質。觀於鄭李之故事。當亦爽然若失矣。

林文忠之讜論

龔璣人名振都下。朝貴倒屣交迎。而口若懸河。每及當世事。縱橫陳說。四座皆喑。與之訐難。鮮不辟易者。一日觴於某貴人第。座有林文忠。定盦席次。談天雕龍之辯。風

起泉湧。衆唯唯而深厭苦之。酒數行。坐客有言部胥多奸人者。長喟不已。文忠笑曰。君何易視奸人。乃爾。而以若輩當之。某曰。何謂也。公曰。子真未之知乎。吾與子言奸人。夫奸人者。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忍爲。如公孫宏。期年化俗。尙以爲遲。安石萬言書。自擬伊傅。秦檜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之類是也。蓋輦轂之前。人文所聚。而彼輩乃大言不忌。自信之堅如此。亦非真有過人之材也。不過見當時人材脆薄。學識猥陋。故肆無忌憚。挾其術以沽名獵位。眩其學以動衆驚俗。一旦得志。殃民生而敗國。是如此輩者。心逆而險。行僞而堅。老成謀國。在所必誅者。是也。此之謂奸人。君惡得以區區刀筆吏爲奸人哉。言已。滿座改容稱善。定盦頗自矜持。聞者謂非文忠森嚴聳切之論。未易折服之云。

兔園

畢秋帆沅開府秦中。幕下時彥。各挾龍陽。多負寵而驕。時與皂隸齟齬。僕從遂動輒得咎。公聞之。不勝其擾。而無如何。諸食客知公之同所好也。說部品花寶鑑中之田春航與蘇蕙芳卽敘畢

公與李各縱之交爭而不問。且陰觀其賭勝以爲樂。一日公怒甚。於座上正色曰。快傳中軍兵將來。衆不知其故。鄭重以請。公曰。署中兔子太多。喚中軍與我全行打出。爲諸君圖清淨也。衆默然。斷袖之爭。因以小戢。後公移鎮汴梁。幕下男風復競。公怒如前。有老宿在座。徐曰。是間恐非大帥兵威所能奏凱也。公曰。何故。客曰。此處本梁孝王兔園也。語未終。舉坐譁然。公怒亦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是故居高位者。不可以不慎。

日本詩人題鄭延平焚儒服圖詩

明末遺臣。力圖恢復。捐軀殉國者。先後相望。求其才略冠世。戰功卓著。其事業道德。猶足垂法千古。當首推鄭延平王鄭成功。成功者。芝龍之子。而其母故日本肥前田川氏之女也。唐王之立於鄭氏也。成功以年少材武得幸。賜國姓。世謂之國姓爺。唐王曾撫成功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因改姓朱。儀同駙馬。尋封忠孝伯。芝龍之降也。成功痛哭而諫。芝龍不聽。成功母抗節死。成功初以讀書爲事。未曾預

兵柄。至是慷慨募兵。焚所著儒服。拜辭孔廟。乘巨船而去。後成功竟以臺灣之役。使國姓爺 *Roxsing Koxiga* 之名顯於歐洲。近見某書館所編英文法中有海盜鄭成功一語。吾國新學少年。於國史素未研究。拾西人餘唾。以爲獨得之秘。無識可嗤。日本人以康公我之自出。故豔稱之。至謂中國四萬萬人不能爲明室報讐雪恥。獨賴半個日本人。具此赤心血性。以點綴明室三百年之結局。成功母日本女。故云。近見日詩人藤森大雅。有鄭延平焚儒服詩。慷慨激昂。特采之以勗吾國民焉。詩曰。朱火欲燬國步難。殺氣腥膻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掙。四海士氣斲喪久。草間偷活何奄奄。崩角稽首惟恐後。延平郡王眞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廈欹。慷慨倡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卻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瀝心血。昔爲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遵。旁人乍聽心潛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爲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膽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奇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

哲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雞籠作金湯。戈鋌一揮紫颺息。鱗魚遠徙鯨鯢僵。三世供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爲臣子示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鄭成功遺詩

明季鄭成功氏。明末漢種中一奇男子也。雖事之成不如其志。然當神州陸沈之後。猶得據海南一片土。其所建樹亦足以表白於天下矣。近有人見其手書詩一律。詩字皆佳絕。誠稀世之寶也。其詩曰。破屋荒畦趁水灣。行人漸少鳥聲閒。偶迷沙路曾來處。始踏苔巖常望山。樵戶秋深知露冷。僧扉晝靜任雲關。霜林猶愛新紅好。更入風泉亂壑間。嗟乎。英雄所留剩之遺蹟。一鱗一爪。無不可珍。況其發自性靈。而形之聲律。見於文字者乎。近人林廉訪肇雲。臺北避亂內渡。返廈。謁江口鄭氏廟。題詩云。海山蒼莽水泱泱。二百年來舊戰場。賜姓延平有遺廟。草堂諸葛尙南陽。望斷燕雲十六州。書生涕淚海天愁。重瀛締造披榛昧。同抱東南半壁憂。扶襟海峇大王雄。富

貴還鄉不負公。憑弔沛中諸父老。登臺如見舊歌風。氣象沈鬱。詞意悲壯。撫今懷古。不盡低徊矣。

李秀成感事詩

李秀成亦工翰墨。喜親文士。據蘇州後。常月夜泛舟虎邱。引杯覓句。金陵被圍已久。李恆西望咨嗟。憂形於色。或有勸進者。則怫然拒之。有感事詩兩律云。舉觴對客且揮毫。逐鹿中原亦自豪。湖上月明青箬笠。帳中霜冷赫連刀。英雄自古披肝膽。志士何嘗惜羽毛。我欲乘風歸去也。卿雲橫瓦斗牛高。鞞鼓軒軒動未休。關心楚尾與吳頭。豈知劍氣升騰後。猶是胡塵擾攘秋。萬里江山多築壘。百年身世獨登樓。匹夫自有興亡責。肯把功名付水流。其睥睨一切之氣象。真不讓翼王答曾文正四律也。

曹振鏞之誤清

清世大官。諡文正者七人。湯斌。朱珪。曹振鏞。杜受田。曾國藩。李鴻藻。孫家鼐。七人中。湯斌以理學。朱珪以學問。曾國藩以勛業。皆無人訾議。李鴻藻。孫家鼐。皆以師傅得

之。則成慣例矣。其人蓋尙無大過。杜受田以文宗師傅。相從最久。受田卒。文宗哭失聲。故卹典亦至渥。若曹振鏞則拘牽文義。挑剔細故。箝制天下人心。不得發舒。造成一不痛不癢之天下。洪楊猝發。幾至亡國。則曹振鏞之罪也。初宣宗倦於大政。苦於章奏。不能徧閱。振鏞在樞府。乃獻策曰。今天下承平。臣工好作危言。指陳闕失。以邀時譽。若遽罪之。則蒙拒諫之名。此後中外章奏。皇上無庸徧閱。但擇其最小節目之錯誤者。譴責之。則臣下震於聖明。以爲察及秋毫。必無敢肆者。宣宗從之。其嗣後章奏中。有極小錯誤。必嚴斥罰。俸降革。中外震悚。皆矜矜小節。無敢稍縱。語多吉祥。凶災不敢入告。及洪楊難作。互相隱諱。莫敢上聞。至於屢陷名城。始爲奏達。皆曹振鏞隱蔽之罪。釀成之。厥風濡染。以至晚清之將亡。在政府者尙循斯轍。當其得諡文正時。當世已有不文不正之謗。則振鏞之罪惡可知也。乾嘉以前。應制書雖工。仍滿紙碑帖字。詩亦有拗體者。其時雖號臺閣體。亦尙有雅氣也。自曹振鏞在樞府。挑剔破體帖字。不問文之工拙。但作字齊整無破體者。卽置上第。若犯一帖字。卽失翰林。海

內承風。殿體書直成泥塑。士習鬪茸。厭厭無生氣。皆曹振鏞所造成也。名臣諡法。古以文正爲最榮。今人亦踵其說。而不知其所自始。按梁溪謾志云。諡之美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清代諡文正者七人。遠過宋明。（宋祇三人）然考清鴻稱冊中所載羣臣得用之諡。以忠爲第一字。而文爲第五字。正爲第四十一字。則竟以文正爲佳諡之首稱。亦似無所據矣。

總戎佳論

項城于大海。永歷時予鐵券封伯。清質其母而招之。乃降。改授總兵。順治中。由滇南還。椎牛設饗。大會故鄉父老。曰。向者捐親戚。背井閭。藐是一身。遠游萬里。一旦躬擐甲冑。出入戎馬間。兵刃雪飛於前。礮石雷鬪於側。當是時。余豈復有生之心哉。戰必受傷。傷必重創。甚則洞胸穿腹。自期必死。而卒未嘗死也。懦夫弱卒。鋒鏑未交。心懷退縮。而枕屍於疆場者不少矣。避死者。顧反得死。忘生者。顧反得生。是有天焉。無容逆計也。因袒其體。徧示坐客。癍瘡之痕如繡。見者無不驚歎。爨陸總兵張忠孝。賢而

好文。待文人尤有禮貌。降階握手。備致謙抑。酒酣自述其生平曰。僕固武昌一守城卒耳。猶憶少時。與亡婦棲止茅舍。歲暮絕糧。丐恩主帥之閭。賜錢二百。易麪一斗。將藉爲夕餐。而腹枵心棘。趨蹶仆地。斗麪遂失其半。歸而告婦。相對垂涕。以爲無復伸眉之日也。倘恍出門。負暄東牆。偶以柳枝畫土。晃然若有物耀於目者。手坎之得白金三兩。是年進百夫長。家亦小阜。幸今上拔擢。建牙於茲。而糟糠之侶。久遊泉下。念之未能輒忘。僕舉此以告人者。要知困極則亨。理有必然。凡人遇小不如意。動生怨尤。此自絕於天耳。彼蒼仁而愛人。俟命者乃知天之君子也。二公雖武人。然其言皆當於理。可爲偷生疾貧之鑒。

淄川小聖人

淄川孫先生名若羣。學瞻品端。言動有則。鄉里咸稱爲小聖人。蚤歲成進士。謁選京師。任少司寇。克溥延之官邸。訓其子彥方。處以廣廈。坐不易牀。供以豐肴。食不兼豆。雖隆冬盛暑。衣冠襜如。司寇知孫有二子。已就童試。適是時山左學使者與司寇有

舊將爲之地而未詳二子名。屢欲請之。憚其嚴正。終不敢發。先生端居緘默。遇有問難。輒指畫談議。滾滾滔滔。竟晷不倦。凡及門與輦下諸子。以制藝就正者。一一評騭。務愜其隱。而運之苑枯。年之修短。皆能於文預決之。康熙癸丑。出爲交城令。攜家以行。旣而遣其長子歸淄就婚。課其書藝。忽驚歎曰。嗟乎。吾子其不返乎。泫然而別。歸未匝月。忽無故自縊死。治交多異政。秩滿遷蜀中州牧。卒於官。迄清中葉。過其故里。詢孫姓名。或不盡識。詢小聖人。無不識也。

年羹堯軼事一

年大將軍羹堯。怙寵鳴張。日無朝貴。然獨重同年。雍正元年。平青海歸。黃纒紫驢。絕馳而行。王公以下。膝地郊迎。年不之顧。史文靖公貽直。獨長揖不拜。將軍望見。大驚。翻騎而下。曰。是吾鐵崖同年耶。扶之上馬。並轡入章益門。一時傳爲佳話。將軍軍法極厲。一言甫出。部下必奉令唯謹。嘗輿從出府。值大雪。從官之扶輿而行者。雪片鋪滿手上。幾欲墜指。將軍憐之。下令曰。去手。蓋欲免其僵凍也。從官未會其意。竟各出。

佩刀自斷其手。血涔涔徧雪地。將軍雖悔出言之誤。顧已無可補救。其軍令之嚴峻。有如此者。然亦可見其平日性情之殘酷矣。

年羹堯軼事二

年羹堯征青海日。營次。忽傳令云。明日進兵。各人攜板一片。草一束。軍中不解其故。比次日。遇塌子溝。〔淤泥深坑也。滿語云然〕。令各將束草擲入。上鋪板片。師行無阻。蓋番人方倚此爲險。不意大兵驟至也。遂破其巢穴。又年征西藏時。一夜漏三下。忽聞疾風西來。俄頃卽寂。年急呼某參將。領飛騎三百。往西南密林中搜賊。果盡殲焉。人問其故。年曰。一霎而絕。非風也。是飛鳥振羽聲也。夜半而鳥出。必有驚之者。此去西南十里。有叢林密樹。宿鳥必多。意必賊來潛伏。故鳥羣驚起也。其兵法之靈變。實不愧一時名將。而卒罹大譴。惜哉。

田文鏡惡科目中人

雍正間李衛田文鏡歷任督撫。素惡科目。田撫豫時。一疏劾科甲牧令數十人。適李

穆堂制府過汴。相見揖未畢。卽厲聲曰。明公身任封疆。有心蹂躪讀書人何也。田不能堪。遂劾李牽連入蔡珽案擬辟。乾隆初。始奉特旨湔雪。尋令佐戶部。按穆堂先生再起。後復以多保鴻博鑄官。先生立朝剛鯁。其屢起屢躓。皆爲維持國體。不獨憐才愛士之私心。雖蹭蹬終身。未竟其用。然視田李二公。固有別矣。相傳田文鏡爲豫督。平越王少司馬。士俊適令祥符。庭參曰。田問出身。王攢眉囁嚅。故作羞愧狀。良久始對曰。士俊不肖。讀書出身。某科散館翰林也。田以爲刺己。怒斥之。王知不免。回署卽詳請免河南鹽地稅。冀見忤放歸。田果疏劾。時楊中丞文乾方爲布政使。司入謁曰。王某請免稅邀譽耳。公不欲成孺子名。盍少緩。田諾之。未幾楊巡撫廣東。卽保薦同往。以道府用。洊升兩司。田卒代其任。以田文鏡之嚴苛明察。而王則面加訕誚。楊則誘以巽言。剛柔抑揚。若弄孺子。其才豈在文鏡下歟。

清世宗信任李衛之專

雍正一朝。漢臣中最蒙恩眷者。莫如田端肅文鏡。李敏達衛二公。而信任之專。似敏

達尤在端肅上。攷敏達以康熙末年授雲南驛鹽道。雍正元年。管理銅廠。二年。已擢雲南布政使矣。仍兼理鹽務。三年。撫浙江。四年。管理兩浙鹽務。五年。授浙江總督。六年。命江蘇所屬七府五州一切盜案。俱令管理。復因廷議築松江石塘。上以江南督臣范時繹辦理未協。令公查議具奏。奏上得旨。仍令會同江南督撫稽察辦理。十二月上。以公留心營務。凡江南軍政舉劾。命公同范時繹等辦理。時適遣侍郎王璣彭維新往江南清查積欠錢糧。亦令公與聞。七年。加兵部尚書銜。八年。江寧有張雲如者。以符咒惑人謀不軌。公遣弁密訪得其黨甘鳳池等私相煽誘狀。令游擊馬空北齎文往緝。旋以范時繹及臬司馬世烱回護失察咎。又曾與雲如往來。輾轉關查不解。且賄空北稟飾。具疏劾之。上命尚書李永昇赴浙會鞫得實。時繹解任。世烱以下論罪如律。十年。調督直隸。命節制提督等官。至乾隆二年。猶以奏誠親王府侍衛庫克於安州民爭控淤地案。赴州屬託諭嘉其執法秉公。特賜四團龍服。三年。疏參直隸總河朱藻挾詐誤工貪劣等款。及藻弟蘅干預賑務。奏入。命尚書訥親孫家淦會

翰得實。革藻職。擬杖流。蘅亦擬杖。公旋卒。其一生政績如此。

華亭令戲懲武秀才

江蘇人尙文學。習武者少。然武科不能廢。當歲試之年。輒搜羅充數。往往不及額而止。無賴者幸博一衿。不求上進。每橫於一鄉。不特閭里苦之。卽地方官亦苦之。閱近人筆記。至前清華亭令許雲夢治翰一事。不禁爲之失笑。一日者。有武生扭一鄉人至縣喧訴。許訊其故。則鄉人入城擔糞。誤觸生汗其衣。已經途人排解。令代爲浣濯及服禮。而生不可。必欲痛扶之。而後已。許詢悉其情。亦拍案大怒曰。爾小人。乃粗心擅汗秀才衣。法當重責。鄉人惶恐乞憐。許良久曰。姑寬爾。令生坐於堂側。而飭鄉人向之叩頭百以謝罪。叩至七十餘。許忽曰。我幾忘之。爾之秀才。文乎武乎。對曰。是武。則又驥然曰。我大誤。文秀才應叩一百。武則一半可矣。今多叩二十餘頭。爾應還之。復令鄉人高坐。而捉武生還叩。生不肯。則令皂隸挾持而仰其首。叩還二十餘。乃釋。生大怒。走出。許撫掌大笑。邑人觀者聞者亦無不大笑也。是舉雖非正道。然松人咸

嘖嘖以爲美談

紀曉嵐逸事

紀文達公性機警敏給。好滑稽。與和珅同朝。恆隱相嘲謔。而和輒不悟。一日和乞書亭額。紀爲作壁窠竹苞二大字。和喜而張之。偶值高宗臨幸。見之。笑諭和珅曰。此紀昉詈汝之詞。蓋謂汝家箇箇草包也。和珅聞而甚銜之。未幾。兩淮運使盧雅雨見曾以愛士故。賓至如歸。多所餽貽。遂至虧帑。事聞。廷議擬籍沒。紀時爲侍讀學士。常直內廷。微聞其說。與盧固兒女姻親也。私馳一介往。不作書。以茶葉少許貯空函內。外以麪糊加鹽封固。內外不著一字。盧得函。折視。詫曰。此蓋隱鹽案虧空查抄六字也。亟將餘財寄頓他所。迨查抄。所存貲財寥寥。和珅遣人偵得其事。白之上。召紀至。責其漏言。紀力辯實無一字。上曰。人證確鑿。何庸掩飾乎。朕但詢爾操何術以漏言耳。紀乃白其狀。且免冠謝曰。皇上嚴於執法。合乎天理之大公。臣惓惓私情。猶蹈人倫之陋習。上嘉其辭得體。爲一笑。從輕謫戍烏魯木齊。未幾。賜環。授編修。晉侍讀。四庫

全書館開爲總纂焉。

花老虎

花連布。滿洲人。以世職洊至南籠鎮總兵官。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少時讀書。曾習左傳。故於戰法精妙。值銅仁紅苗殺官吏反。福康安以總督進剿。檄公隨營。素稔公勇。令首先解永綏圍。公率百餘騎長驅直入。破燬苗寨數十。苗人皆烏合衆。未見大敵。大驚曰。天人神兵至耶。何勇健乃爾。因遠相奔潰。永綏之圍立解。時公著豹皮戰裙。故苗人呼爲花老虎。云。福大軍至。令公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剿事委之。福日置酒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饑不及食。倦不及寢。苗匪既知福持重不戰。乃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福知。如此百晝夜。鬚髮盡白。而旁有忌其功者。互相肘掣。故不及成功。小竹山賊匪叛。黔督勒保檄公督兵往剿。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烏鎗三。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立轉入巖石中折頸而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顛骨皆寸寸斷矣。

楊鬍子歌

成都楊忠武公遇春。嘉道時名將也。以武舉從征。教匪起家。身經百戰。無不克捷。官至提督。改文階爲陝甘總督。晉封一等昭勇侯。予告年逾八十而薨。臨終自知死期。會四川總督同安蘇公廷玉往訪之。公出見。手交遺摺。托其代奏。時固無恙也。蘇公不得已。帶之歸。公卽於夜間逝世。豈非生有自來者耶。仁和馬秋藥太常履泰有楊鬍子歌。人奇而詩亦甚奇。讀之覺公之精神意氣。猶躍躍紙上也。詩云。賊怕楊鬍子。賊怕鬍子走脫趾。不怕白鬍大尾羊。（時有總兵姓羊。）只怕黑鬍楊難當。賊正蒼黃疑未決。瞥見鬍子擲身入。刀嫌太快矛太尖。只使一條鐵馬鞭。逢人搥人馬搥馬。血肉都成囊中鮓。須臾將士風湧波。縱橫步騎從一騾。賊忽乘高石如雨。鬍子鞭已空中舉。賊忽走險奔如蛇。鬍子騾已橫道遮。森森賊寨密排壘。鬍子從外陷其內。重重賊隊圍如帶。鬍子從內潰其外。鬍子鞭騾繞賊走。吞賊胸中已八九。瞋目一叱鬍槎枒。賊皆撲地爲蟲沙。相傳失路曾問賊。賊指問道教鬍出。賊寧不怨鬍子鞭。頗聞

鬍子爲將賢。鬍子待士如骨肉。蟻大功勞無不錄。拔擢眞能任鼓鑿。拊循含淚吮瘡。瘼。噫。嘻。賊中感服尙如此。豈有官軍肯惜死。寫得生氣勃勃。彷彿聽鼓鑿之聲。而思將帥之臣矣。然此詩作於嘉慶年間。猶未覩道光七年。公征西域時之偉績也。

武夫不知文字

張璧田軍門玉良。起於行伍。目不識丁。陳太守子壯。於蘭谿軍次見之。適有急牒至。軍門折閱。點首攢眉者良久。乃舉付從兵。令送文案處。陳詢牒中何事。笑而不答。以爲秘不肯宣也。越日又見持一札顛倒觀之。大惑不解。旣乃知其本不知書。特爲此以掩飾人之耳目。嘗與程印鵠太守換帖。三代中有名蚤者。陳以爲怪。見其一帖。則是早字矣。因詢其文案某君。答曰。渠不能指定一字。第隨其口語而書之。是以如此。同時有吳總戎再升者。眇一目。每戰必先登。賊畏之。呼爲吳瞎子。嘗延僧追薦先人。僧請三代諱氏。張自不能答。急召文案委員。令撰一好名字與之。聞者捧腹。此與侯景之託王偉撰七廟諱者何異。清初馬惟興。以孫可望將來降。官至福建總兵。順治

之季。嘗賜諸將三代封典。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曰。某少時爲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會風雲。實不知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撰之。不惟欺君。亦自誣其先人矣。願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惜無人以是說告之軍門及吳總戎也。

記吳六奇將軍

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才華豐艷。而風情瀟灑。常謂滿眼悠悠。不堪酬對。海內奇傑。非從塵埃中物色。未可得也。家居歲暮。命酒獨酌。頃之。愁雲四合。雪大如掌。因緩步至門。冀有乘興佳客。相與賞翫。見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熟視良久。心竊異之。因呼之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枵腹。而無饑寒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問能飲乎。曰能。因令侍童以壺中餘酒。傾甌與飲。丐者舉甌立盡。孝廉大喜。復爇炭發醅。與之約曰。汝以甌飲。我以卮酬。竭此醅乃止。丐盡三十餘甌。無醉容。而孝廉頽臥胡牀矣。侍童扶掖入內。丐逡巡出。仍宿

廡下。達旦。雪霽。孝廉酒醒。謂其家人曰。我昨與鐵丐對飲甚懽。觀其衣極藍縷。何以禦此嚴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而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暮春之初。偕侶攜觴薄遊湖上。忽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復挈之歸寺。詢以舊袍何在。曰。時當春杪。安用此爲。已質錢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因問曾讀書識字否。丐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徐諭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祇以早失父兄。性好博奕。遂致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加以推解之恩。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李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固海內奇傑也。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仍命寺僧沽梨花春一石。相與日夕痛飲。盤桓累月。贈以衣履之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耽遊廬雉。失業蕩產。寄身郵卒。故於關河孔道。險阻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清兵由浙入廣。舳艫相銜。旌旗鉦鼓。喧耀數百里不

絕。凡所過都邑。人民避匿村谷間。路無行者。六奇獨貿貿然來。邏兵執送麾下。因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素號雄武。祇以四海無主。擁衆據土。弄兵潢池。今大兵南下。正蒸庶徯蘇之會。豪傑效用之秋。苟假奇以遊筭三十道。先往馳諭。散給羣豪。近者迎降。遠者響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六奇運籌之謀。所投必合。扛鼎之勇。無堅不破。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當六奇流落不偶時。自分以污賤終。一遇查孝廉。解袍衡門。贈金蕭寺。且有海內奇傑之譽。遂心喜自負。獲以奮跡行伍。進秩元戎。嘗言天下有一人知己。無若查孝廉者。康熙初。開府循州。卽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其家。另奉書幣。邀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爭先饋贈。篋綺囊珠。不可勝紀。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身出迎。八騶前馳。千兵後擁。導從儀衛。上擬侯王。旣迎孝廉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幸先生辱

臨。糜。丐。之。身。未。足。報。德。居。一。載。軍。事。傍。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其。歸。也。復。以。三。千。金。贈。行。曰。非。敢。云。報。聊。以。誌。淮。陰。少。年。之。感。耳。先。是。茗。中。有。富。人。莊。廷。鉞。者。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博。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論。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辯。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其。囊。中。裝。買。美。婢。十。二。教。之。歌。舞。每。於。良。宵。開。讌。垂。簾。張。燈。珠。聲。花。貌。艷。徹。簾。外。觀。者。醉。心。孝。廉。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昔。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峰。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縉。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涉。江。踰。嶺。費。亦。千。緡。今。孝。廉。既。沒。青。娥。老。去。林。荒。池。涸。而。英。石。峰。巋。然。尙。存。聊。齋。誌。大。力。將。軍。蔣。心。餘。雪。中。人。傳。奇。皆。記。吳。將。軍。事。焉。

淮軍後起之三名將談

善鎧筆記云。自甲午乙未戰敗。國人頓失向日一戰而霸之根據心理。乃欲偃武修文。以求存立於此競爭世界。時至今日。三尺之童。皆有以知其不可矣。顧自東事敗後。不知急求恢復於申儆訓練之中。而終吐棄武事。不敢復挂諸口。以轉競於文靡。甚至舉前人輝燿之歷史。精能之經驗。大足以爲後事師者。而亦任其埋葬於流俗之口。不復爲之表揚。凡此衰敗之徵。至可痛也。就近事言之。中外交綏以來。吾國之兵。非不能戰。患在事前無作戰之備。臨事乏調度之方。斯爲致敗之由耳。然雖如是。而良將之雜出其間者。亦往往有可紀之奇績。特國家不知汰櫟留良。渾騏驥於駑馬。致令人心無所景慕。斯亦不振之由焉。其戰功昭著中外。可爲軍人之模範者。如淮軍後起之三名將。一王孝祺。一章高元。一聶士成。固皆身摧強敵。以立奇功。其事足以振頑立懦。謹爲表彰如左。庶資國人之感發焉。甲申諒山之捷。世人但知歸功於馮子材。而不知王孝祺之功尤偉。蓋王氏於此戰。實身當前敵也。先是桂撫潘鼎新。顛倒功罪。調度乖方。以至潰敗。乃欲蔽罪於馮子材等。奏請於軍前正法。已得旨。

矣。時張文襄爲廣東海防欽差大臣。探悉潘之奸欺。抗疏於朝。朝廷卒收回前旨。而責其立功。王氏時帥偏師。急振軍前進。王氏讀書明道。爲清朝有數之名將。時官北海鎮總兵。平日治軍有方略。暇則手一編。與幕僚討論學問。孜孜不倦。其於越南地理。研究至析。此役出關時。以乾隆間征越無功。由於失地利。又以近世鎗礮至烈。非得地利不克。故其所帥軍士。深諳溝壘之術。技藝嫻熟。此時法兵。席累勝之勢。潮湧而來。王氏張疑軍以待之。已則潛率精銳伏於一扼要地。預相地形。築土塘爲障。凡三時而事集。法軍望見我疑軍也。以爲主將中堅所在。卽發鎗礮猛力攻之。銳不可當。歷一時許。見我不回擊。乃止擊。以騎偵之。偵得我爲空壘。遂分軍爲二。鼓銳以進。兼取包抄搜索之方略。甫動其陣。王氏躬率一隊飛至。直向法軍挑戰。法軍乘之。王因率隊退至障畔。戒所部曰。吾聞法人性高貴。平日多養尊處優。彼勢雖銳。盛顧難持久。當以忍耐勝之。遂令軍士伏障下。不許輕發鎗礮。此時敵彈如雨霰。王氏穿草屨。服布服。坐一土墩上。從容指揮。及見法軍氣將竭。乃發令曰。吾衆可出戰。遂風馳

而前。至以鋒刃相接。此時他隊伏軍備夾擊者。亦已突至法軍隊後。法軍猝不意。大敗奔北。死者數千人。堙谷填坑。纍纍皆京觀。遂獲全勝。是役法兵凡萬餘。而王所帥偏師。不及三千。殺敵數千。我軍死傷不及百。此爲中外交綏以來第一勝績。王氏恂恂退讓。口不言功。朝廷亦以尋常功績視之。無隆渥之賞。世所知者。又多歸美於馮子材。能知王氏當時戰狀者。蓋亦僅矣。此吾國武功所以不振之由。按當時尤有可痛之一事。則李秉衡蘇元春唐景崧輩。皆攘王氏之功爲己功。蘇以百金結上海某報力爲揄揚。由是蘇之虛譽日振於流俗。幾無人知王氏功矣。凡此皆某君親聞於王氏者也。海通以來。吾國軍事之失敗。固不可掩。然當乙未以前。列強固未敢倡瓜分之論。範圍之說者。則以我此時猶有能戰之將存。彼固有所懼而不敢也。故於諒山之役。之王孝祺。基隆之役。之章高元。其豐功偉烈。之加被於國者。在吾國民允宜尊之戴之。以爲後來者勸。古之所謂干城。不是過也。章高元爲淮軍後起名將。其驍勇果毅。冠於儕輩。於髮捻諸戰。功績至偉。法越之役。起甲申正月。以淮湘軍各千名。

渡海防守臺灣。署臺灣澎湖掛印總兵。是年七月。法兵攻基隆。守將孫開華出戰不利。基隆遂陷。時章所部但二千兵。分防各地。在麾下者僅五百。聞基隆陷。拔劍斫案而起。急欲恢復。誓於所部率以進。將抵基隆。復戒其衆曰。國土失陷。吾將兵者之恥也。今與諸君約。吾今夜必復基隆。若及明而不復者。吾寧自剄。不與諸君相見矣。章氏爲鎮將多年。向曾不營私殖。所得財悉以養死士。爲淮軍諸將所僅見。故深得士心。令既下。所部士卒咸鼓勇而進。將抵礮壘。使部將李世鴻。章保勝。分兵由小徑抄其後。章則率兵士百人。提刀直擊法兵營壘。途遇邏者。縛之而直前。此時法兵忽覺章來襲。鎗礮如雨射出。海中法艦。復以大礮榴彈擊章軍。章氏帽簷被礮彈擊去其半。左耳受礮震。終身失聰。然是時袒臂大呼而進。不用鎗礮。挺短刃直斫法兵。法兵大敗。死者二千餘。折其兵官二人。餘衆覓水逃入法艦。法艦亦於夜中引去。章氏果踐其言。於夜中踏破法壘。奪還基隆。時他將聞章氏短兵進戰。咸爲震慄失色。遲明率兵來援。則見基隆早易法幟。樹章軍旗矣。是役法兵死傷殘骸。築爲京觀。大塚

巍然。至今每年有法艦到基隆祭此役陣亡軍士。（按去年某東報且記法國寄款到臺灣。託日本人修葺此塚。）此實中外交綏以來第一奇功也。其後甲午之役。章氏統廣武嵩武及新募福字軍共八營。奉李文忠檄往援旅順。未發而旅順陷。遂奉旨會同宋慶赴前敵。守牽馬嶺。屢與日兵戰。殺敵甚多。迭獲勝。敵不敢犯。引去。時宋慶暮氣已深。疾章聲威功績。將出己上。則其屢次退師失地之罪。必相形而不可掩。會召章議事。章氏請合兵決一死戰。以摧強敵。宋不從。且以危禍怵之。章大呼曰。我章迂子。豈畏死者乎。曷爲不可戰。蓋章氏臨陣率騎馬前行。以率士卒視彈子如無物。人皆以迂子目之也。於是宋慶嫉之益深。乃檄其棄牽馬嶺。以守蓋平。蓋平無險阻。可扼絕地也。章氏知宋陷已。然迫於上將命。不得。不行。既抵蓋平。敵兵大股數萬。四面來攻。章氏戒所部無妄動。俟敵近。乃發槍。殲其將三人。敵軍死傷甚衆。知敵大隊將至。相乘。請援於宋軍。宋竟不許。十二月十三日。敵大舉環圍。榴彈如霰。復馳使求救。時宋駐析木城。終按兵不動。竟不赴援。章氏搏戰一日一夜。疲極不得息。子彈

告竭。則以鋒刃突擊。日軍死傷山積。終以衆寡懸絕。部將楊壽山、李仁黨、李世鴻、賈君廉、張世寶等皆陣亡。章氏彈盡援絕。乃率殘兵衝出重圍。退往營口。此役也。爲中日戰事中第一惡戰。日本軍人至今稱之。雖敗猶榮。可謂有價值矣。按宋慶傾詐嫉媚。於此役屢屢退卻。乃及身顯榮。身死猶得忠勤之謚。章氏爲國力戰如此。及退而歸田。乃至無以爲生。今秋皖紳公呈皖撫。奏請賞食全俸。始蒙朝廷存恤。專制國之綱紀。卽在賞罰得當。賞罰一失。未有不解紐而立敗者。又按章氏其後復官登州鎮。德兵佔膠澳時。章氏又請死戰。時李秉衡爲魯撫。不發彈藥。而又劾其退縮。朝旨則不許其開礮。章氏因而氣憤成疾。甲午之役。聶士成初隸葉志超。先是熱河朝陽有匪亂。聶葉共往平。聶功至高。而爲葉所冒。葉遂居聶上。爲其所累。相率俱敗於牙山。葉獲罪。聶乃以偏師千人扼守摩天嶺。捍蔽盛京。日軍屢犯之。俱爲所擊退。盛京得保無恙。及和議成後。聶乃奉命練一軍。聶因參用德國兵制。召募精壯。日日訓練之。躬與士卒同食飲。臥起。預知東三省將有戰禍於其間。特率兵躬履其地。詳繪地形。

至析至備。欲一旦爲國效力也。歲戊戌。余訪聶氏於軍中。見其軍屹若長城。壁壘精嚴。聶問可以任一戰否。余曰。此正莊生所謂木雞。國之楨幹也。聶亦厚自期許。欲以一戰雪國恥。振國徽。庚子春初。北方義和團勃起。所過焚掠。聶氏時官天津鎮。發兵討之。一擊而敗。拳匪走散。轉集於京師。結連宮庭。端剛遂搆聶降旨嚴斥。聶奉旨扼腕歎息。謂其下曰。吾無死所矣。有勸其避往保定者。聶喟然曰。死吾分也。特患不得其名。且舉吾數年辛苦所成之精銳。誤供凶暴。投諸一燼。爲可惜耳。今國畔旣開。天津首當衝。以吾奉命鎮茲土。吾目未瞑。必伸吾職。不許外兵履斯土。然充吾力。詎足以拒八國聯軍乎。吾死必矣。特如斯以死。吾其終不瞑也。斯時內扼於端剛。外迫於裕祿。聶氏窮無所之。五月十八日。大沽失守後。聶前軍駐守紫竹林。日師首至。聶軍一舉而敗之。死者纍纍。他國聯軍繼進。聶與苦戰累日。以一當百。殺傷過當。聯軍知聶軍不易勝也。乃破公法。用綠氣礮攻之。聶知無幸。先一日。誠所部曰。惟吾先自蹈死。汝曹退守他所。或能稍完吾精銳。備他時國家一用。無俱從也。明日。張陣復戰。聶

氏獨身扼守一橋。聯軍來攻。力斫數十人。忽一榴彈飛至。聶氏並其騎俱化灰燼死。事至慘烈。殆過於所謂三忠者遠甚。顧今日三忠猶有表彰之者。獨此叱咤風雲。孤忠殉國之良將。詎可等於蟲沙乎。是則表揚之誼。固吾人後死者之責也。清季某公。尙論晚明人物之盛。並舉當世人材可比擬者。曾舉聶比黃得功。由今思之。殆不謬也。嗚呼。聶氏用非其時。以死伸職。嶽嶽良將。而爲奸回所斷送。其死至可痛惜。顧當吾國挫敗之餘。乃忽有此不可侮之一軍。巍然與列強搏戰。使列強知我國人終不可侮。而少生其戒懼。（按當時西人述及聶軍之強。矯任戰。莫不惶然變色。滬上諸西報可覆按也。）則其功施於國。亦至大矣。此又吾人所宜知也。按兵者危苦之事。非享倖福之民所樂爲。凡其民之生事薄者。其兵之名額轉多。日本固其例也。以吾民質樸勤勉。百折不撓之恆性。實宜於兵。當今之世。尤應發揮斯旨。但使得良將爲之帥。吾敢斷言吾國之兵。將強於天下。是在能者勉力爲之耳。故稍述淮軍三將。以風勵吾國人。

岳威信兵法

岳威信公征青海。行至崇山。見野獸羣奔。曰。此前途有放卡賊。蓐食速驅。果擒百餘人。自此探信賊斷。敵不及備。大軍直抵其帳。敵衆倉皇驚潰。丹津衣番婦衣遁。降者數萬。自出師至此。前後僅十餘日。古來用兵塞外。未有如此神速者。

阿文成兵法

阿文成征金川。一日安營已定。忽傳令遷移。諸將以天晚力阻。公隨發令箭云。違者立斬。合營雖從之。而不免怨誹。迨昏夜大雨。前此營基水深丈餘。幾爲漂沒。咸詫爲神奇。公曰。我有何異術。特見羣蟻移穴。知地熱將雨耳。按文成此舉。不難於先見。而難於實言。稍有權術者。必又以爲遁甲奇門矣。健兒雖莽。肯受吾紿。

海蘭察之將略

乾隆朝名將。以超勇公海蘭察爲冠。邊功戰略。炳燭旗常。無待述矣。其行軍實由天授。有爲自古名將所未嘗到者。自結髮從戎。每臨陣微服。率數十騎繞出賊後。知何

處有瑕可蹈。輒衝入賊隊。左右疾射。使其陣亂。而我兵乘之。又能望雲氣決賊勢之盛衰。此戰之勝負。察山川脈絡。知安營汲水之宜。聽地窖識賊馬之多寡。驗馬矢料敵去之遠近。卽倉猝間。手彈弓弦。亦能預測利鈍。以故進必殲敵。退亦全師。操縱神奇。不可殫述。（按望氣之說。屢見史策。古名將皆能之。北齊時斛律金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超勇蒙古人。或得祕傳。不知今尙有傳者否。）魏氏聖武記。稱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按福康安以椒房貴戚。得專闔軍略。非其所長。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阿桂之將畧

阿文成公立功絕域。將材相業。冠絕一朝。相傳公在行營。每軍務倥傯。帳中獨坐。飲酒吸淡巴菰。秉燭竟夜。或拍案大呼。或嗒然長嘯。拔劍起舞。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拔擢人材。每散僚卒伍。一二語卽知其器識。輒登薦牘。故人樂爲用。嘗識興奎於軍校。奇其狀貌。令攻某寨。卽日授副將。海超勇權奇自負。同時無一當其意。獨服公驅

使辱罵惟命。遇他帥雖禮下之。不樂爲用。文成洵不愧名將矣。

羅壯勇少時逸事

羅壯勇公思舉。初征白蓮教。後平永州苗。爲嘉道兩朝赫然名大將。籍四川之東鄉。少亡賴。數行竊。令捕之。杖斃棄諸野。中夜而蘇。匍匐至一老嫗家。周之。乃改行投身軍營。驍勇冠絕儕輩。遂歷保至專閩。封子爵。當趙金龍之亂。羅受命與總督盧公坤往平之。賊已困將擒矣。時清宣宗以尙書宗室禧恩來督軍。未至。諸公議待禧至。羅曰。圍久師怠。賊必遁。糜帑可惜。遂違衆一戰殲賊。且盡。禧公爲親信重臣。督撫以下皆降屈爲禮。怒羅之不待也。盛氣陵之。羅不爲屈。且面折之曰。諸公貴人多顧忌。羅思舉一亡賴耳。受國厚恩。至提督。惟以死報。不知其他。禧甚怒而無如之何。羅每對人言生平作賊事不少諱。並請文人歷敘其事。洵奇男子也。（按魏氏聖武記云。思舉忠孝人也。其始軍中。莫知所自來。及爲副將。自檄川陝湖北各州縣。銷積案數十云。所捕劇賊羅某。今已爲國宣力。其毋復株連。世始知其前事。與此少異。）

黃翼升識拔鮑超

長江提督黃翼升。初從曾文正游夔州。鮑超夫婦來長沙。以貧故。謀生計不就。久之。贊罄。存錢止數百。鮑故烈士。以錢市酒肴。置醢。將與其夫人飽飫以死。鄰嫗知之。以告公。公亟往。啟門。則戶鍵矣。毀門入。鮑夫婦方對案舉箸。公問何爲。以實對。公喟曰。壯士奈何效匹夫匹婦死溝瀆。鮑曰。奈絕食何。公曰。子從我。隸名軍籍中。豈惟不死。且可圖進取。王侯將相。庸有種耶。鮑泣拜。公遂挈以歸。進之曾文正。不數年。鮑由步卒起。戰比有功。官浙江提督。封一等子。與公對樹旌節。列爵苴茅。海內識與不識。爭以郭李韓岳相比擬。然則鮑固人傑。公亦鉅眼矣哉。

黃翼升始任長江水師提督

同治三年。洪楊平。長江奏設經制水師。以一提督節制五鎮官兵。首膺此選者。二等男長沙黃公翼升也。公起家材官。隸曾文正戲下。久任軍事。力濟巨艱。功與彭楊埒。初隸水軍。方監造戰船。有龍降其舟。色正青。長五六寸。隱見儻忽。或曰。此黃河廟中。

常示現者也。文正偕幕僚往觀之。信嗣是公每戰龍見則必捷。戊辰秋官軍蹙擒寇於燕齊。接壤之運河。時河水淺。躍馬可渡。公慮賊之潛遁也。禱於龍神廟。禱畢。龍復見。水不雨而漲。賊突圍不濟。遂盡殲焉。公忠忱耿耿。戰績洸洸。訓士則以匈奴未滅爲激勵。論功則以雍齒且侯爲慰藉。其厚得神助。有繇來矣。

顧亭林母

顧亭林先生之母。崇禎時旌表節孝。卽明史列女傳所稱王貞女也。先生有與葉訒菴書辭薦舉云。先妣國亡絕粒。以女子而蹈首陽之烈。臨終遺命。有無仕異代之言。載於誌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記曰。將貽父母名必果。將貽父母羞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則以身殉之矣。一死而先妣之大節愈彰於天下。使不類之子。得附以成名。此亦人生難得之遭逢也。蓋其辭決而其志彌可哀矣。

顧亭林嚴拒夜飲

名人軼事上

亭林先生貌極醜怪。性復嚴峻。鼎革後。獨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輒買媵婢。置庄產。不
一二年。卽棄去。終已不顧。而善於治財。故一生羈旅。曾無困乏。東海兩學士宦未顯
時。常從假貸。累數千金。亦不取償也。康熙丙辰。先生至都下。兩學士設讌。必延之上
座。三醵旣畢。卽起還寓。學士曰。甥尙有薄蔬。未薦。舅氏幸少需。暢飲夜闌。張燈送回
何如。先生怒色而作曰。世間惟淫奔納賄二者。皆於夜行之。豈有正人君子而夜行
者乎。學士屏息肅容。不敢更置一詞。陸舒城常言。人眼俱白。外黑中。惟我舅祖兩眼。
俱白中黑外。非習見。不知其形容之確。

史閣部後嗣

明末。史忠正閣部。可法殉節時。相傳尙無嗣息。弟可程。官北京不返。其後裔無有問
之者。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有童生史姓。年四十餘。其祖書可法名。心
異之。詢之。則閣部孫也。蓋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延史氏之
脈。因家焉。鄧公徧詢諸老生。對無異詞。及閱其文。疵累百出。鄧公曰。是不可以文論。

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記其事。俾後之視學者。毋憑文黜陟也。故史生得以青衿終。而家亦稍裕焉。天之祚忠節。不絕其後。洵非偶然。而鄧公恤孤苦心。亦不愧古人也。按靳茶坡集有送史愚菴梅花嶺展墓詩。愚菴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又揚州志。名宦傳。載史公死後。養子直求其屍不得。招魂葬衣冠焉。愚菴當卽直耶。

記河帥二則

栗恭勤公毓美。字樸園。山西渾源州人。幼貧而孤。師某同邑明經。老名宿也。同學某甲。年少家裕。有紈袴風。師子女各一。子二十餘。略不辨菽麥。女及笄。婉淑明慧。父母愛如掌珠。素器樸園。欲以歸之。彼此皆有意。女亦微聞其說。特未明議聘耳。樸園以貧故。常宿於齋。師之子伴焉。一夜師子曰。躁甚。不能寐。願與子易位。樸園難之。強而後可。俄自屋上墜一物。鏗然有聲。師子大呼。視之。鐵戈貫胸。氣已絕矣。樸園懼而號。師出。見子慘死。謂樸園謀殺。樸園譁辨。屋上有洞。然以易位故。疑不能釋。某同學亦質贊之。鳴於官。以文弱書生。嚴刑逼訊。遂誣服以謀殺。寄囹圄。延頸以待決矣。女既

無所歸。同學某遣冰人來。願養夫婦。老許之。既合。盍彌月。某甲飲微醺。告女曰。費盡心血。乃能娶汝。女詰之曰。汝兄之死。乃我買盜某爲之。本欲賊粟某。何期誤傷汝兄。然粟某得罪。我始得與汝合。亦天緣也。女佯歡笑。益勸之醉。某酣臥。女藏刃於懷。徹夜不眠。向曙出。至縣署。擊鼓爲兄雪冤。官廉得情。以某甲並盜抵法。而釋樸園。女大言於堂曰。我以悞歸某。今爲兄故。出首本夫。前生孽緣也。出刃自刎死。樸園以由女得釋。哭不成聲。後以拔貢。由縣令洊至河督。養師夫婦終其身。奉女木主。朝夕申瓣香焉。

黎襄勤公世序。河南羅山人。初以進士。令西江。上官命稽案。至某縣。羊角風旋興。前不散。黎曰。汝冤魂耶。導我行。爲汝雪之。風果前導。至塚而沒。問里甲云。某甲新以瘵卒。問其故。繼妻少艾。無子女。以饒於財。未嫁也。喚其妻至。美而豔。問若夫以何疾死。答以瘵。曰。是有他故。吾欲驗之。某氏甚辯。曰。驗有故。當我以罪。無故奈何。黎曰。我當其罪。棺既開。骨瘦如柴。驗無據。某氏喧號索命。黎無以難。姑懸待訪。某氏迭控於廉

訪中丞。檄下如星火。至省垣。大吏咸謂黎瘋顛。將參處。黎曰。固也。請賜一月限。世序訪不得實。罪無悔。憲許之。辭出。作星士裝。周行縣四境。二十餘日。迄無朕兆。心甚鬱鬱。一日微雨。奔至一村。避柴門下。老嫗出。闔扉問之。曰。賣卜之人。暮無所歸。乞投宿焉。嫗曰。我齒已暮。無所避嫌。家有三楹。客可宿東偏屋。出脫粟飯之。問其家人。云。有子某乙。日游蕩不歸。言之絮絮泣。俄有叩門聲。一男子入。攜酒肴餅餌甚多。呼母曰。今日博大勝。母可飽餐。嫗告以有客在。導以見。因列酒饌。某乙曰。汝財星也。今日來。我博卽大勝。明日勿去。我再往博。明日去。至午歸。負赤仄累累。曰。汝真財星。因更買酒食以餉。飲旣酣。某乙曰。欲與君結爲兄弟如何。黎亦欣然。因勸之曰。觀子意氣。不凡。何甘於下流。況有母。宜務正業。蓄妻子。不宜自棄如此。某乙曰。我雖賦閒。然奉養老母外。一身無罣礙。得錢多。卽樂一日。否則忍飢。要妻子何爲。天下婦人最毒。某村某甲。家資鉅萬。身不得其死。今且他人入室矣。要妻子何爲。黎曰。聞有縣官爲檢驗矣。某曰。此事除我知之。雖武侯復生。安能測其底蘊。縣官且由此得罪。他官更莫敢

問矣。黎曰：盍爲我言之。某曰：他人是非，言之何益。黎曰：我兩人交同手足，保無漏言。閑佐酒，庸何傷。某曰：我梁上君子也。一旦入某甲家，掘後牆探首入，見某甲臥牀上。其妻與一男子，各持燭持剪，自竊盎中出小蛇一，置某口，以剪剪蛇尾。蛇痛極，入腹中。某甲大呼，氣已絕矣。婦人與男子收蛇尾並剪，置盎中埋牖下。然後同飲同臥。我觀至三鼓，怒髮上指，不復竊，遂歸。縣官何人，遂能測耶。旣而曰：我明日仍往博。子母去賣卜村市，晚歸同飲可也。黎曰：我卜子三日內有奇禍，無出門。過此以往，當交好運。終身喫著不盡矣。汝在家坐守，我出賣卜。約晚仍會於家。黎出，暗會人騎馳至省垣。見廉訪請復審，拘某乙來，聽堂下。視堂上賣卜人也。黎曰：第吐實，保無害。某乙供如前。從牖下掘得竊盎，蛇尾剪刀並存。再檢棺中，半蛇亦出，供證確鑿。某氏無所遁，乃供在室時，通於表兄某。旣嫁，夫有瘵疾，不能滿其慾，與表兄計。夫死無跡，貲旣饒，與表兄暱，不嫁終其身。案定，抵某氏及其表兄於法。羣以爲龍圖復生也。後黎官至河帥，迎某乙母去，奉養若母。約某乙不爲盜，日給錢一緡，任其游矚，以終其身云。

鄭孝子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成西域，立本稍長，知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尋父。家故貧，誓以丐往。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爲驗也。」歷半年，行抵庫車，查軍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知所往。邊徼人稀地廣，又無可乞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驚曰：「汝父我友也。」曩昔戍烏魯木齊之綏來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餽貲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餘黨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臨陡澗，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獸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鑠，舉步作金聲，瞥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途徑。黑夜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愴怛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弁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卽赴綏來，當攜汝行，道路險巇，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回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逾年，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

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掬路旁馬溺飲之。而嘔。嘔而復飲。如是數日。憊極而仆。適番衆騎馬過。撫之未絕。負至泉飲之。逾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洶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褰裳涉之。寒若層冰。中挾砂石。如碗如拳。擊脛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魯番大道。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綏來縣訪問。則父已病歿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時相德抵戍。西人筵請教讀。隸門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筵致之。立本既告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啟墓。門人悉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祭畢。開棺。體膚悉化。惟左右獨存。缺指橫紋宛然。遠近駭異。以爲天留隻手。以待孝子辨認也。立本益哀哭不能止。衆上其事於都統。沿途具夫役。給驛馬。護孝子負骨以歸。時鴉片戰爭之前。四歲也。蓋往返二萬千里。時歷八年。立本抵家拜母。相持悲泣。葬之日。父老士女奔走往觀。咸呼爲鄭孝子云。按清代孝子尋親。若益都冷秀才昇之。遠走龍州。崑山曹君起鳳之。跋涉西陽。難哉。

不多觀已。然或資力有餘。猶有賴焉。鄭孝子乞食絕域。備歷荼苦。卒能辨認指節。以歸。至誠感神。信夫世之日侍庭闈。而奉養疏略者。豈不痛哉。

記楊勤勇夫人

嘉道間名將。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勤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卓識鴻才。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爲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勤勇任寧陝總兵。夫人歸焉。初婚三日。終南教匪漸熾。侯卽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妊。未行。及秋。寧陝鎮兵。以停餉兩月。嘖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岌岌不可終日。或請夫人乘夜速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夤夜驚竄。反依夫人爲逃死藪。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卽不敵而死。主將聞之。亦見我輩心也。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驚。我輩受恩重。情急而叛。無與夫人事。誠慮外寇。驚及夫人。主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朱之貴者。性

吝刻。衆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佯令追捕。衆意乃釋。黎明。叛衆請見夫人。奴婢及避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入。夫人怒曰。生死有數。敢涕泣者懲之。且朽牆薄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瀝。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衆人何尤。速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衆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遵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女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卽出婢媪衣履。與官眷結束。次啟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衆發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而猶循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面。衆唯唯。送至澗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於途。舉刃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藏複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盥盆。命我送往。汝等欲殺我。卽轉賣盥盆去。衆審視良久曰。且爲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方遷徙。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興安免身。時典郡興安者。夫人從兒燮堂也。初

勤勇於固原聞變。遣屬將選勤。而自帥親丁四人。冒雨急馳千二百里。三晝夜而至。整屋得燮堂書。知夫人已往興安。卽馳往石泉撫賊。解鄠縣圍。賊首蒲大芳。公舊部也。素得衆心。公又素得大芳心。乃單騎入賊壘。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寧。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芳心懷反側。意頗悔降。遂以願赴興安。迎致夫人爲請。實以試主將心也。勤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奴。或謂夫人明哲。必托辭不行。比大芳至。解衣風雪。夫人冒雪抱子。泰然登程。越日。道過漢陰廳。大芳與同行王奉者相鬪。去院中廳署。訊知曲直。棍責大芳四十。械繫而行。將至鎮城。降衆代求免繫。更乞勿作猶未知。夫人許之。及見勤勇。詢問公私。悲喜交集。獨不言途責大芳事。居十日。各出遇衙守。馳候勤勇。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神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間密白曰。冬之爲漢陰稟函。知夫人途責大芳。恐降衆離心。故遣某等探候。勤勇曰。不知也。入詢肯輕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知而不誅。則廢法。知而加誅。則失信。我勒侯徹。不敢行。旣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勤勇出語。都守歎服而去。其智略英果類以

方叛兵之就撫也。廷議以勤勇在鎮。馭兵不嚴。削職戍伊犁。自謂立功贖罪。或行。夫人曰。卒伍爲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戍耳。後果蒙賜環。勤勇籍貴州。褫職自犍爲南歸。舟子慳懃糴鹽。謂至沿河司可獲。商人曰。居官不宜重利。況數奇。始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撞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沈。夫人善畫蘭。喜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靜潔則理勝。欲念慮牽滯。則欲勝理。人生最忌情流爲欲。則百事不得其正。敬服焉。

記勒保事

勒襄勤相國保督四川時。待僚屬以禮。卽不歉意者。亦未嘗不飲人以和也。嘗語人曰。我始由筆帖式官成都府通判。不得上官歡。時遭呵譴。同官承風旨。置之不齒。每衙參時。無與立譚者。抑鬱殊甚。又以貧故。不能投劾去。含忍而已。會聞新任總督某來。十年前故交也。心竊喜而不敢告人。總督將至。身先郊迎。辭不見。慍矣。抵城外上。

謁。又不見。更慍甚。乃隨至行轅。大小各官。紛紛晉謁。皆荷延接。而我獨不得見。手版未下。又不敢逕去。天氣甚暑。衣冠鵠侍。汗流浹背。中心忿恨欲死。正躊躇間。忽聞傳呼請勒三爺。不稱其官而稱行輩。具見舊時交誼。此一呼也。恍如羈囚忽聞恩赦。爰整衣冠。捧履歷疾趨而入。則見總督科頭裼衣。立於簷下。指而笑罵曰。汝太無恥。乃作此等形狀見余乎。我稟請庭參。則掖之起曰。不要汝磕狗頭。回顧侍者。令代解衣冠曰。爲勒三爺剝去狗皮。至後院乘涼飲酒去。我於斯時。越聞罵越歡喜。比至院中。把酒話舊。則此身飄飄然若登仙境。較今日封侯拜相。無此樂也。時司道衆官猶未散。聞之俱驚。我飲至三鼓歸。首府縣官尙伺我於署中。執手問總督意旨。從此遇衙參時。逢迎歡笑。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位而與右師言者矣。而勒三爺之爲勒三爺如故也。官場炎涼之態。言之可歎。故於今日待屬官有加禮。以此而不肯輕意折辱屬官。亦以此也。方伯嘗舉以告人。自謂一生歷官。不敢慢易忽略人者。勒侯之教也。

顧吳優劣

吳梅村祭酒爲一代詩人。直紹唐賢之學。而身爲貳臣。名爲之殺。當時身復出仕。涕泣謂人曰。余非負國徒。以有老母。不得不博升斗供菽水耳。當國變之初。吳平西爲圓圓被虜。憤怒借兵復讐。祭酒作詩刺之。有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妝照汗青。痛哭六軍皆縞素。衝冠一怒爲紅顏等句。作此詩時。設心未嘗不佳。及身歷其境。未能隨遇而安。乃推諉以文其詐。若謂家貧親老。則崑山顧亭林先生境非富饒。堂上亦有老親。何以數詔不起。且觀其日知錄。郡國利病等書。經濟宏深。豈不肯爲世用者。先生嘗勗其甥徐立齋相國曰。有體國經野之心。而後可以登山臨水。有濟世安民之略。而後可以考古論今。何等抱負。勝梅村遠矣。

彭雪琴軼事

湘陰彭雪琴。宮保玉麐幼時。玉貌風流。丰姿俊雅。鄰女梅仙見而悅之。託嫗致意。願委身以從。宮保感其意。頗首肯。後格於勢。事遂寢。女因而致死。宮保傷之。誓願畫梅。

花十萬幅以報。故其題采石磯太白樓詩云。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塞修。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謫仙祠。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冰澈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或謂此事未確。可以不必流傳。然兒女英雄多情一轍。無庸爲賢者諱也。

孔文諫奏請蓄髮革職

清初入關。薙髮令下。原任知府孔文諫奏。臣家宗子衍聖公孔元植。已率四世子孫。告之祖廟。俱遵令薙髮。訖。但念先聖爲典禮之宗。顏曾孟三賢起而羽翼。禮之大者。莫要於冠服。先聖之章甫。逢掖。子孫世守之。是以自漢暨明。制度雖有損益。獨臣家服制。二千年來。未之或改。今一旦變更。恐於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備也。應否蓄髮。以復先世衣冠。統惟聖裁。得旨。薙髮嚴旨。違者無赦。孔文諫奏求蓄髮。已犯不赦之條。姑念聖裔免死。況孔子聖之時。似此違制。有玷伊祖時中之道。著革職。永不

敘用。專制國君主之淫威。固非口舌所得爭者矣。

燒車御史

和珅柄國時。其家奴多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湘鄉謝侍御振定方巡城。遇焉。摔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稱燒車御史。後二十餘年。侍御子興嶢以固始縣令膺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特旨擢成都知府。

管侍御擬劾和珅

武進管侍御世銘在臺垣。負抗直聲。一日與友人酒坐。時和珅以伯爵官大學士。衆譽伯揆無虛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諸君奚爲者。吾方有封事。衆皆駭愕。是夕侍御歸邸舍。遽卒。見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詩選書後。姚聞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孫。符孫得諸太史。太史與侍御同里友善。其言當不謬。（按姚文云。錢通副禮以劾和珅奉命稽察軍機處。爲權倖所困。衣食不豫。寒悴以死。世皆疑其被毒。惜翁獨明其不然。惜翁指姬傳先生也。

吳菌次之風義

清代駢體。自以陳檢討爲開山。由其才氣橫逸。澤古淵醞。而筆力又足以駕馭之。故隸事言情。具有六朝家法。一二俗調。不能爲全集疵也。降而思綺林蕙。氣息茶弱。浪得名矣。顧聞吳菌次慷慨義烈。敦尙友誼。長沙趙洞門總憲當柄用時。車馬輻輳。及罷歸。出國門。送者三數人。菌次與焉。其召還也。賓客復集。菌次獨落落然。蹤跡闊疏。合肥龔芝麓尙書提倡風雅。門生故吏徧九州。歿於客邸。兩孫惇惇孤露。無過存者。菌次則哀而振之。撫其幼者如子。而字以愛女。至於成立。使名家子孫。無西華葛屨之歎。風義如是。文章餘技已。章檢討行誼亦純粹。見省府志本傳。

嚴武伯之義俠

虞山錢宗伯下世。其族人夙受卵翼者。妄意室中之藏。糾合亡賴少年。鬻於宗伯愛妾。所謂河東君者之室。詬厲萬端。河東君遂自殺。同縣嚴生武伯。不勝其憤。鳴鼓草檄。以聲厥罪。宗伯之家始安。夫宗伯以一朝魁碩。宗匠儒林。晚節摧頽。至盡喪其數。

十年談忠說孝之面目。其人誠不足論。第其生前獎惜孤寒。陶成後進。一旦聲華漸滅。而平日依草附木之輩。遂反脣而肆其訾警。迄於家室漂搖。姬姜畢命。葛裙練帔。孤雛可憐。亦未始非人情之過薄。河東君一死報主地下。老尙書不知相對作何語。若嚴生者。可不謂古之義俠歟。

張廷玉馭吏之嚴

張文和公性寬厚。而馭吏特嚴。長吏部時。知有蠹吏張某者。舞弄文法。中外官屢受其毒。人呼爲張老虎。公命所司重懲之。朝多爲營救。公不爲動。時稱公伏虎侍郎。一日坐堂上理事。曹司持一牒來。曰此文元氏縣誤書先民縣。當駁問原省。公笑曰。若先民寫元氏。外省之誤。今元氏作先民。乃書吏略添筆畫爲需索計耳。責逐黠吏。而正其謬。同官服其公敏。清代部吏弄權舞文。外官有事於銓部者。爲吏所持。輒至質衣裝。貨車馬。舉債出國門。甚或蹭蹬終其身。如文和之察弊。亦中人才智所易及。乃畫諾坐躡。目擊狐鼠之橫行。而噤不一詰。委蛇庸懦。豈復有人心耶。

鄂爾泰警世之言

文端嘗語人曰。大事不可糊塗。小事不可不糊塗。若小事不糊塗。則大事必至糊塗矣。見張文和澄懷園語。按文端生平識量淵宏。規畫久遠。此數語大有閱歷。足以警世之積穀把柁者。若夫胸無遠猷。疏闊僨事。輒藉口於不拘小節。則轉不如謹守繩尺之士。猶不至禍人國而害及蒼生也。

張船山風節

船山先生世多以詩人目之。官諫垣時。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外省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嘗畫一鷹贈人。自題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沈思擊何處。風采如此。詩人也歟哉。

謝薌泉之疏闊

謝薌泉先生焚車事。世多稱之。其人大節不苟。然性疎闊。其居處几榻塵積數寸。不知拂拭。院中花草紛披。殊有濂溪不除階草之意。財物奢蕩。一任僕人侵盜。毫不介

意性復多忘。嘗新置朝衣。借法時帆祭酒著之。罷官後。遂不復取。及官儀部。當有祭祀。復欲市取。時帆聞之。故意問之。曰。吾記君嘗於某時新置朝衣。去日未久。何得遂無。謝茫然曰。此等物棄諸敝笥。安可索取。法復曰。或君曾假諸人乎。謝仍不復記憶。法笑曰。君於某日曾假余著之。今尙在余笥中。君果忘乎。謝乃恍悟。其不屑細故若此。參觀燒車御史節。

劉文清晚歲改節

劉公壻爲文正公子。少時知江寧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及入相後。適當和相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召見新選知府戴某。以其迂踈不勝方面。因問及公。公以也好對之。爲上所斥。謝薊泉侍郎。頗不滿其行。至以否卦象辭詆之。語雖激烈。公之改節亦可知矣。然年八十餘。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時毫無疾病。是日猶開筵宴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餘。殆亦釋家所謂善解脫者歟。

彭雪琴畫梅

雪琴母太夫人山陰王氏女。其外王父游幕皖北。太夫人行年三十有五矣。猶然待字。時封公爲其地巡檢司。適喪耦。縣令爲作合。遂成二姓之好。其後封公先卒。太夫人守節撫孤。備嘗辛苦。及其歿也。雪琴猶爲諸生。不及見其貴顯也。然雪琴天資忠孝。功業爛然。稱中興名臣。足以慰節母地下矣。雪琴以諸生從戎。在軍中二十年。戰功卓犖。中外共見。然其人實溫文儒雅。善畫墨梅。時俞蔭甫主講杭州詁經精舍。彭借寓湖樓。許畫梅花一幅。以當屋租。俞贈之詩。所謂一樓甘讓元龍臥。數點梅花萬古春也。後果踐斯語。俞於如冠九處。見其所書楹帖。有小印云。兒女心腸。英雄肝膽。又聞勒少仲言其一小印云。古之傷心人。賢者多情。卽此可見矣。參觀彭雪琴逸事一節。卽可知彭傷心之由矣。

曹文恪之健啖

清中葉大臣善啖者。首推曹文恪公。次則達香圃椿人。言文恪肚皮寬鬆。摺一二疊。

以帶束之。飽則以次放摺。每賜食肉。王公大臣。人攜一羊。烏。皆以遺文恪。轎倉爲之滿。文恪坐轎中。取置扶手上。以刀片而食之。至家。轎倉中之肉已盡矣。故其奏中有微臣善於吃肉之句。道其實也。香圃家甚貧。每餐或不能肉食。惟買牛肉四五斤。以供一飽。肉亦不必甚爛。略煮之而已。人極儒雅。惟食時見肉至。則喉中有聲。如貓之見鼠者。又加厲焉。與同食者。皆不敢下箸。都城風俗。親戚壽日。必以燒鴨。燒豚。相餽遺。宗伯每生日。餽者多。是日但取燒鴨。切爲方塊。置簸箕中。宴坐以手攬啖。爲之一快。傷寒病起。上問尙能食肉否。對以能食。於時賜食肉。乃竟以此反其病而終。

王文端之守正

公高不踰中人。白髮數莖。和靄近情。而時露剛堅之氣。其入軍機時。和相勢方薰赫。梁文定公國治。爲其擲揄若童稚。公絕不與之交。除議政外。默然獨坐。距和相位甚遠。和相就與之言。亦漫應之。一日和相執公手笑曰。何其柔荑若爾。公正色曰。王忝手雖好。但不會要錢耳。和赧然退。然乾隆帝深倚任之。和亦不能奪其位。嘉慶親政。

公爲首輔。遇事持大體。竭誠進諫。上亦優待之。其致仕歸日。上賜以詩。有清風兩袖。返韓城之句。命皇次子親爲祖餞。以榮之。癸亥春。成德之事。公時已致仕。急入內請安。謂禮親王昭榑曰。德爲庖廚之賤。安敢妄蓄逆謀。此必有元奸大慝。主賄以行。明張差之事。殷鑒猶存。吾見上時。必當極力言之。以除肘脇之患。聊以盡老臣報主之心。可也。後上召見。公應對如前。上深然之。會某相國恐株連其戚。急治其獄。草率完案。致癸酉秋有林清突入禁門之變。上深思其言。命有司特賜祭焉。

吉慶之清廉

粵東制府。爲天下繁華之區。居是官者。無不窮奢極慾。搜括明珠翡翠珍奇寶玉。載滿海舶而歸。惟覺羅吉慶督粵幾十年。不名一錢。几榻蕭然。渾如儒素。壬戌冬。博羅之變。公率提督孫全謀。極力剿捕。業已蕝事。而撫臣某素暴戾。爭柄。公屢寬假。而某恐爲公所害。因先發制之。密劾公疲輒失機數事。上命其究謀。某乃坐高座呼公至。宣上諭畢。卽命公改囚服。并去僕從。銀鐺繫頸。吏隸詆呵以辱之。並詈以譏謾之語。

公浩然曰。某雖不才。曾備位政府。不可甘受其辱。有傷國體。因引佩刀欲自刎。某素多力。因搯其左腕。公情急。遂取煙壺吞之。逾時而死。某遂以輕生上聞。公子壽喜。襲祖廕散秩大臣。其家壻門圭寶。初不知爲曾任封疆者。則公之清介可知也。

楊天相之冤獄

乾隆末。海盜渠魁某橫行江浙洋面。下詔書命捕之。爲崇明副將楊天相所獲。提督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總督銜。總督某耄而貪。且銜提督之獨奏也。思有以中之。已而有上旨命兩江總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總督。總督受之。適揚州某太守自侍御外擢至江寧。上謁。總督語以是案。尙有可疑。太守遽曰。綠營習氣。往往誣平人爲盜。以自邀功。宜詳察之。總督大喜。卽以此案屬之。竟以誣良爲盜定案。出盜於獄。而殺楊天相於海口。提督亦坐免戍軍臺。楊天相死之明日。總督出行香。若有所見。卽日死。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自首。歷言在江南被獲行賄得脫狀。東撫不欲興大獄。誅盜而諱其事。當天相死時。提協兩標兵皆呼冤擊鼓。願罷伍歸農。

幾成大變。而上海之民。爲天相焚紙錢灰如山阜。至清季邑中父老。猶能言之。乾隆朝自和珅秉鈞以後。政以賄成。以橫行江海之大盜。得賄則任其逍遙法外。而反置擒賊之將士於極刑。吏治之黑暗腐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顧當時幸免危亂者。因國家承平日久。小民安生樂業。準回衰亡。外無強敵。得以粉飾太平耳。無識之士。輒頌乾隆朝爲極郵治之隆者。其亦曾一考其事實否耶。

王閻羅

漢軍王侍郎國安。康熙初撫浙。勤敏彊記。所部吏民賢不肖及姦宄姓名。各有記籍。摘伏如神。嘗晨坐聽事。官屬以次晉謁。復延見鄉里耆老。問疾苦。甫闔扉。遽微服行。闌闐間。或單騎出入山谷。訪諸不逞者。立擒至官。遠近駭服。會朝議欲棄舟山。徙民內地。公上疏力言不可。乃止。卽今之定海廳也。浙人呼公曰王閻羅。

郭琇勇於改過

湖廣制軍郭琇。令吳江時。簞簋不飭。撫臣湯文正將劾之。郭立誓痛改令。役擔水洗

縣堂及內室。示民以更新。後果操行峻介。卒稱直臣。康熙二十五年。文正於撫蘇任內。嘗薦琇。居心沖澹。蒞事精銳。宜行取。部以催徵未完。議格。特旨允行。授御史。又三十八年春。聖祖南巡。至德州。見琇跪道旁。諭閣臣曰。郭琇前令吳江。百姓至今感頌。其人有膽量。無朋比。可授湖廣總督。知郭制軍之在吳江。其改轍以後。必有循良慈惠。深鑿人心者。至於居臺垣時。劾河臣靳輔治河無功。劾大學士明珠。余國柱。結黨營私。背公納賄。少詹高士奇。都御史王鴻緒等。招搖依附。一時方嚴抗直之聲。幾使輦下栗然。朝貴側目。（詳見公所著華野疏稿）其丰裁氣骨。作令時必已不凡。特年少闊疏。人言偶惑。宜文正傲厲而獎掖之。不然士大夫一命甫膺。甘爲墨吏。素絲已斲。白璧難磨。尙何晚蓋立功之可冀乎。命世如郭公。仍不能揜其生平之一節。有位君子。庶知懼焉。

楊馥之治行

楊公馥。靜山。康熙朝循吏也。知固安。預修永定河。故事秋汎畢。卽興工。時永定河道

黃某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公意憐之。許日出後下鑷。黃巡工。遲民之來。欲笞之。公力爭不得。乃直前牽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出。公重裘尙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將繕牒劾。會巡撫李文貞過柳家口。聞其事。召謂曰。汝年少能然。古之任延也。勞以酒。解裘衣之。事得釋。調宛平。聖祖巡畿南。固安老幼爭乞留。聖祖曰。別與汝固安一好官何如。一女子對曰。何不別以好官與宛平耶。聖祖大笑。以爲誠。許食知州俸。仍令固安尋遷雲南麗江府。麗江故苗地。新歸版籍。公乃召土官爲典史。諸里魁以頭目充。令人樹榆一本。畝蓄水一溝。建文廟。定婚喪之制。期年歲熟。俗爲一變。民飾廟以祀。號爲第一太守祠。累遷至四川巡撫。乾隆初緣言事罷。再起。以光少告歸。

洪文襄款客

洪文襄晚年。旣謝事。復獨居侘傺。有其同鄉士人往謁。公拒不見。士人歸旅邸。無聊甚。晚間喧傳相國回拜。已至門矣。士人趨出。公降輿握手。故作寒溫泛語。久之入。則

四庭肴饌備陳。珠簾繡幕。華燈輝熠。公延客入。首席陪座者。皆一時名士。既而笙管
繽紛。伶工畢集。演劇數齣。酒數行罷。公起告辭。士人送出。公又辭讓須臾。乃登輿去。
士人返舍。依然寒燈如豆。破壁頽垣。猶如故也。蓋公久蓄將略。無所施爲。聊借款客
以展其懷抱耳。

簡謙居之守正

蜀中簡公謙居。天姿絕人。凡有記覽。過目不忘。康熙辛亥。視學江南。江南財賄所都。
前學使者無不藉營金窟。公至力反其弊。勢挾利誘。屹不爲動。每發榜後。進諸生而
面誨之。某某解題中款。某某用古入化。並不攤卷於案。皆能背誦其文。試蘇州。題中
有上字。一生因公名上。遂寫上爲尙。公呼是生問故。生曰。憲名未敢正書耳。公怒曰。
汝將以此求媚耶。士人行己。貴乎立品。卽小可以見大。卽窮可以徵達。推此意也。他
日徼倖立朝。則婢膝奴顏。汝必安爲之矣。跪生於庭。立命改正。又數年。公補粵西右
江道。北地崔維雅者。傾險人也。向與公同官。屢有干請。公薄其爲人。不甚應之。是時

陞任粵藩。護理院事。遂以故巡撫郝公與公有交。借事誣奏。繫公於獄。公無以自明。吞金而歿。其明日之午。維雅方啟門視事。忽狂呼曰。簡公來矣。倉皇亟趨下堦。伏地叩顙不已。復起立。投帽脫衣。反手面縛。左右扶入室內。乃絕。維雅疏下部議。白公無罪。而公已歿。天下莫不冤之。

湯文正之清介

睢州文正潛庵先生。以江南巡撫內遷大司空。其歿於京邸也。同官唁之。身臥板牀。上衣敝藍絲襖。下著褐色布袴。檢其所遺。惟竹筒內俸銀八兩。崑山徐大司寇賻以二十金。乃能成殯。其清介若此。而生前猶有以僞學劾之者。獨爲君子不其難乎。

跛金

金光字公綯。浙江義烏人。知書有權略。尙可喜。從遼陽入關。得光甚喜。置之幕下。凡有計議。必咨於光。而後行。然光頗自負。意不欲屈人下。乘間潛逃。可喜遣健卒追還。抉其足筋。令不可走。而禮愛益加。於是跛金之名遂著。順治中。可喜入粵。進爵平南。

王其長子俺達公之信酌酒暴逆。王之宮監適有事於公所。偶值其醉。忽指監曰。汝腹何大也。此中必有奇寶。我欲開視之。以匕首刺監腹。應刃而斃。王之堂官王化者。年已六十餘。盛夏苦暑。袒而立於庭。之信憎其年老。笑謂化曰。汝鬚眉太白。我當黑之。遂縛化曝烈日中。自巳至酉。百計求免。始得脫。王大忿恚。呼之信杖之三十。而恚恣益甚。光因乘間言俺達公剛而多虐。勇而寡仁。若以嗣位。必不利於社稷。請廢而立次子固山。王深然其說。因循猶豫。終未卽行。光窺王無廢立意。恐謀洩見疑。遂曲順之信所爲。凡鑿山開鑛。煮海鬻鹽。遣列郡之稅使。通外洋之賈舶。無不從光擘畫。以是藩府之富。幾甲天下。而光之富亦擬於王。丙辰二月。鄭錦下東莞。馬雄入南海。趙天元謝厥扶。俱以舟師迎降。之信計無所出。乃殺光以辭於敵。謂向之抗衡上國。久持弗下者。皆此人之爲也。遂納款僞周。時可喜屏居舊府。聞之。深悔不用光言。以速光之死。流涕太息者累月。不久亦歿。

謙語成讖

陳桂林文恭性謙下。尹文端居首揆。素所推仰。一日文恭病。文端往視曰。吾輩均老。不知誰先作古人。文恭拱手曰。還讓中堂。蓋習於撝謙。初不覺也。文端默然。及文恭予告歸。方戒途。傳聞文端騎箕之信。欲回京一弔。家人力阻。行至韓莊而薨。

于文襄之敏

乾隆初軍機大臣入叅密勿。出覽奏章。無不屏除奔競。廉直自矢。如果毅公訥親。其人雖豁刻。不近人情。而其門庭闐然。可張羅雀。其他人可知矣。惟汪文端公由敦愛惜文才。延接後進。爲世所訾議。然所拔取者。皆寒峻之士。初無苞苴之議者。于文襄敏中承其衣鉢。入調金鼎。初尙矯廉。能以蒙上眷。繼則廣接外吏。頗有簞簋不飭之議。再當時傅文忠劉文正諸公相繼謝事。秉鈞軸者。惟公一人。故風氣爲之一變。其後和相繼之。政府之事益壞。皆由公一人作俑。識者譏之。然其才頗敏捷。非人之所能及。其初御製詩文。皆無預定稿本。上朗誦後。公爲之起草。而無一字之誤。後梁瑤峯入軍機。上命梁掌詩本。而專委公以政事。公遂不復留心。一日上召公及梁入。復

誦天章。公曰。梁不省。及出。公待梁。謔。久之不至。問之。梁茫然。公曰。吾以爲君之專司。故老夫不復記憶。今其事奈何。梁公愧無所答。公曰。待老夫代公思之。因默坐斗室中。刻餘錄出。所差惟一二字耳。梁拜服之。故其得膺天眷。在政府幾二十年。而初無所譙責者。有以哉。

于文襄出缺之異聞

金壇于文襄。在清高宗朝。爲漢首揆。執政最久。恩禮優渥。輔臣不由軍功而錫世爵者。桐城張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新疆底定時。文襄以帷幄贊襄之勞。錫一等輕車都尉世職。）然世頗傳其非考終者。云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請假數日。上遽賜以陀羅經被。文襄悟旨。卽飲鴆死。武進管絨。若侍御韞山堂集。有代九卿公祭文。襄文中四語云。欲其速瘳。載錫之葆。欲其日覩。載贈之衾。乃知陀羅經被之賞。固當時實錄也。經被之爲物。凡一二品大員。卒於京邸者。例皆有之。并非殊恩異數。以文襄膺眷之隆。身後奚慮不能得此。而必及其未死以前。冒豫凶事之戒。使其目睹。

以爲快耶。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故特藉兩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禮。如孝成之於翟方進耳。清代雍正以前。漢大臣居政地者。雖無赫赫之功。然大抵涇涇自守。不肯以權勢自肆。洎張文和當國。風氣始一變。而文襄實承其衣鉢。士大夫之浮薄者。紛紛趨其門下。權勢赫奕。炙手可熱。清初諸老剛正謹厚之風。至是乃如闕文乘馬矣。以高宗之聰察。豈有不燭其隱者。文襄之禍。實由自取。昔文和晚年。以致仕歸里。陛辭日。要請宣布配享清世宗廟庭之旨。致觸上怒。下詔譴責。撤其配享。及其薨也。以配享爲先朝所許。復下詔還之。其用意殆與此舉同。雄主之駕馭臣工。真有非常情所能測度者矣。

左文襄遺議

左文襄勘定西陲。功名與曾李埒。然實有未盡滿人意者。其奏疏鋪排戰功。半屬子虛。所以奏廓清之績者。純恃招降以集事耳。肅州之役。一敗塗地。幾不能軍。幸虜酋無遠志。涎降人待遇之優。排衆議而就撫。關內賴以奏肅清。然亦危矣。讀江都史繩

之中丞念祖復程伯宇一書。其詆訶甚至。史晚節爲人不足重。而此書則不可謂非實錄也。今節錄於下。（上略）足下來書。下詢邊徼漢唐之形勢。近代之變遷。每欲作札。略述近日攻剿之機。邊民流離之慘。輒咄咄不能置一語。嗟乎。塞則猶是也。漢唐守備之故。形勢阻隔之險。久不復聞矣。方謂山遷河改。無事法古。安問當年形勢乎。國朝乾嘉之間。撫馭箝制。漫不復稽。遑問漢唐乎。嗟乎。幸僕筆拙目短。不足準古證今。以報足下之命。不然。將歷考其羈縻之失。而追錄其傾覆拙鈍之由。曲述其遁飾之隱。屠戮之虐。搜括羅織之苛。使九邊泣血之聲。千里暴骨之慘狀。一旦而畢呈於足下之前。亦足下之所不忍聞也。足下乃謂僕之西行。可以有爲乎。昔者顏子將之衛。請於夫子。夫子曰。嘻。若殆往而刑耳。僕雖不敏。獨不懼死於暴人之前乎。（下略）甘肅僻處天西。風氣朴樸。士人僅知帖括。兵興十餘年。未有能著一書。以述攻戰之蹟者。文襄持節西征。又極力牢籠士大夫。結其歡心。使不持異議。故竟無一人能發其驕懷粉飾之情狀。嗚呼。使多忠勇不死。關隴可百年無患也。幕燕之危。巖壇

之險。孰實爲之。江統徙戎之論。讀之有餘悲已。聞人言史少年時。目不知書。既貴。乃折節嚮學。此文鬱律稟岸。直摩唐人之壘。非規撫兩宋。以時文爲古文者所能。不可謂非奇士也。

楊忠武公遺事

道光十一年。回部酋長郡王銜伯克伊薩克入覲。伊薩克素強盛。雄長諸伯克。且歡誘擒張格爾功。益驕侈自肆。輿馬繁多。所經回疆諸城。諸伯克悉盛供張。以結其有比入關。猶責地方官供應。弗少戢。時楊忠武公遇春爲陝甘總督。忠武故督師回疆。諸回部皆仰若天神者也。伊酋將至。布政使白公將郊迎於數里外。公曰。毋須此。第視我行事。明日將入城。公遣牙官持令箭招之。使入。伊薩克乃單騎從數人來。公令諸材官部卒有頂戴者。皆冠帶華服。惟不佩刀。轅門外至堂下。鵠列兩行皆滿。伊酋至轅門下馬步行。見兩旁官皆屏息立無聲。僮僕不敢仰視。憩少時。有命入見。登堂。則堂上虛無人焉。一巡捕官導之行。歷廳事數重。乃至公便服居一小室中。高座。二

童子侍側。地施紅罽。伊酋及門。未踰限。已跪地。摘帽叩頭。公令一童子扶以入。賜小几命坐。伊酋至。叩首。始敢就坐。公溫語慰諭之。因自拂其髯曰。吾老矣。視在回疆時。奚若。曰。更精神。公曰。汝亦老。鬚髮加白矣。吾輩受大皇帝厚恩。當思及時報稱。爲子孫計。毋生它妄想。伊又叩頭曰。謹受教。公乃謂之曰。大皇帝念汝。少住卽行。無多帶從者。宜往謁諸官。皆有食物犒汝。恣汝飲啖也。隨令一童子扶之出。伊酋汗流竟體。裏衣皆溼。上馬行數十步。神始定。明日遽行。騎從減十之六。公它日語僚屬曰。蘭州爲入關第一省會。當示以天朝威重。他省加禮。乃知恩也。觀清季達賴入覲事。不禁今昔之感矣。

張文襄遺事

同光間。某科會試場後。潘文勤。張文襄兩公。大集公車名士。燕於江亭。先旬日發柬。經學者。小學者。金石學者。輿地學者。歷算學者。駢散文者。詩詞者。各爲一單。州分部居。不相雜廁。至期來者百餘人。兩公一一紆尊延接。是日天朗氣清。遊人亦各興高。

采烈。飛辨元黃。雕龍炙輶。聯吟對弈。餘興未盡。俄而日之夕矣。諸人皆有飢色。文勤問文襄。今日肴饌。令何家承辦。文襄愕然曰。忘之矣。今當奈何。不得已。飭從者赴近市酒樓。喚十餘席至。皆急就章也。沽酒市脯。重以餒敗。飯尤粗糲。衆已憊。莫能興。則勉強下咽。狼狽而歸。有患腹疾者。都人至今以爲笑談。文襄自言夙生乃一老猿。能十餘夕不交睫。其督蜀學時。一日出城遊浣花草堂。偶集杜詩二語爲楹帖。欲繫以跋。因坐而屬思。稿數十易。終不愜。然已三日夜不寐矣。侍者更番下直。猶不支。困而僵者相屬也。而文襄從容如平時。及揮毫落紙。則僅集本集句四字而已。書成始欣然命駕歸。光緒某年。文襄以鄂督入朝。公餘偶遊琉璃廠。瞥見一古董店。裝潢雅緻。駐足流覽。庭中陳一巨甕。形製奇詭。古色斑斕。映以玻璃大鏡屏。光怪陸離。絢爛奪目。諦視之。四周悉篆籀文。如蚓如蚌。模糊不可猝辨。文襄愛玩不忍釋。詢其價。則某巨宦故物。特借以陳設。非賣品也。悵悵歸。逾數日。又偕幕僚之嗜古者往觀之。亦決爲古代物。文襄愈欲得之。肆主允往商。未幾。偕某巨室管事至。索值二千金。文襄

難之。詢其家世。不以告。往返數四。始以二千金獲之。舁至鄂。命工搗印數百張。分贈僚友。置之庭中。注水滿中。蓄金魚數尾。僕從或以刀試之。似受刃。一夕大雷雨。旦起視之。則篆籀文斑駁痕。化爲烏有矣。蓋向之蒼然而古者紙也。黝然而澤者蠟也。骨董鬼僞飾以欺人者也。文襄爲之不怡者累日。文襄督兩廣時。倪公文蔚爲巡撫。文襄以倪新進。頗慢易之。倪亦負氣不稍讓。二人意見日深。時相齟齬。一日倪以事謁總督。文襄拒不納。三謁三拒之。倪問何時可見。期以旦日日中。倪先期往。日過午。仍不獲見。倪私問僕從。大人有客乎。則對曰無之。簽押房觀文書耳。問何不稟報。則曰大人觀文書。向不許人回話。倪愈不懌。大步闖入。戈什大聲言巡撫至。瞥見文襄執書坐安樂椅中。若爲弗聞也者。倪忿然作色曰。督撫同爲朝廷命官。某以公事來。何小覷我也。拂衣竟出。欲辭官。將軍出調和之。爲置酒釋嫌。二公皆許諾。屆期倪先至。文襄日旰不來。將軍強致之。至則直入坐上座。將軍起奉卮。文襄立飲之。將酌以奉倪。文襄又飲之。倪大怒。推案起。脫帽抵几。徑回署。卽日謝病。政府知之。乃調倪他

所。倪既去任。文襄護理巡撫。兩署懸隔。往返頗不便。思空中構鐵橋。溝通兩署。召工雇值。約二十餘萬金。欸無出。頗躊躇。忽接港電。有候補縣某。持總督印札。借某事向港澳華商募捐。已集得銀十餘萬。未審有之乎。文襄愕然。已卽覆電言有之。適某兵輪以事至港。卽命管帶誘其人偕來。毋使逸。既至署。命閉之空室中。某知敗露。首領將不保。徬徨無所措。欲自裁。窗外環伺者衆。不得隙。夜二鼓。文襄自內出。某媿汗伏地叩頭請罪。文襄不顧。但曰汝膽大至此。不可赦。良久良久。乃命之起。賜坐。加以顏色。曰吾今赦汝。汝更能爲此乎。某惶恐曰願盡力。於是更給以札。使往南洋羣島。又募得十數萬金。而鐵橋以成。橋成後。每夕陽欲下時。姬妓輩或靚妝炫服。逍遙其上。人望之如天半神仙云。後某督至。始拆去之。

張文和之才

張文和公輔相兩朝。幾二十餘年。一時大臣。皆出後進。年八十餘。精神矍鑠。裁擬諭旨。文采瞻備。當時頗譏其袒庇同鄉。誅鋤異己。屢爲言官所劾。然其才幹實出於衆。

凡其所平章政事。及召對諸語。歸時燈下蠅頭。書於秘冊。不遺一字。至八十餘書。嘗顛倒一語。自擲筆歎曰。精力竭矣。世宗召對。問其各部院大臣及司員胥吏之名。姓公縷陳。名姓籍貫。及其科目先後。無所錯誤。又以謙沖自居。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公有所過失。公必以微語譏諷。使鄂公無以自容。暑日鄂公嘗脫帽乘涼。其堂宇湫隘。鄂公環視曰。此帽置於何所。公徐笑曰。此頂還是在自家頭上。爲妙。鄂神色不怡者數日。然其善於窺測上意。每事先意承志。後爲高宗所覺。因下詔罪之。逐公還家。致使汪文端于文襄輩。互相承其衣鉢。緘默成風。朝局爲之一變。亦公有以致之也。

杜文正擁戴文宗之功

宣宗晚年。最鍾愛恭忠親王。欲以大業付之。金合緘名時。幾書恭王名者數矣。以文宗賢。且居長。故逡巡未決。濱州時。在上書房行走。適授文宗讀。微窺上意所在。欲擁戴文宗。以建非常之勛。一日上命諸皇子校獵南苑。故事。皇子方讀書者。奉命外出。

臨行時必詣傅師處請假。所以尊師也。是日文宗至上書房。左右適無人。惟濱州一人。獨坐齋中。文宗入。行禮畢。（皇子見師傅皆長揖。）問將何往。以奉命校獵對。濱州乃耳語曰。阿哥至圍場中。但坐觀他人馳射。萬勿發一槍一矢。并當約束從人。不得捕一生物。復命時。上若問及。但對以時方春和。鳥獸字育。不忍傷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馬一日之長。與諸弟競爭也。阿哥第以此對。必能上契聖心。此一生榮。樞關頭。當切記無忽也。文宗既至圍所。如所囑行之。是日恭王所得禽獸最多。方顧盼自喜。見文宗默坐。從者悉垂手侍立。怪之。問其故。文宗曰。吾無他。但今日適不快。弗敢馳逐耳。日暮歸復命。文宗獨無所獻。上詢之。具如濱州所教以對。上大喜曰。是真有君人之度矣。立儲之議遂決。後數歲。宣宗崩。文宗甫御極。卽晉濱州爲協揆。未及正綸扉而遽薨逝。上聞訃。爲之失聲。親往奠醑。追贈太師。予諡文正。飾終之典。悉視大學士例有加。嘉道以來。漢大臣追贈太師者。僅公一人而已。蓋非惟追懷典學之勤。亦以報其擁戴之勤也。清朝十帝之文學。以文宗爲最優。蓋亦濱州啓沃之力。

云。

彭剛直之知遇

彭剛直公。不能作楷書。試卷膽正。往往出格。九應童試。皆坐是被斥。時浙人高某。視學湖南。嘗微行物色佳士。不可得。最後過剛直故里。聞讀書良苦。循審所習。似非制藝。異焉。再視屋宇甚陋。門有聯曰。絕少五千柱。腹撐腸。書卷祇餘一副。忠君愛國心。肝。書勢雄傑。不顏不歐。似未曾學者。叩鄰右得剛直名姓。及其家世。知必應試。遂心誌之。是歲按臨長沙府屬。得一卷。書勢雄傑。似曾經眼。恍然有所感觸。竟拔置第一。迨揭曉。果係剛直。大悅。參謁時。歷述所見告之。剛直感恩知己。請列門牆。執師生禮。高致仕後。子若孫倦讀淫博。不能世其家業。而彭已貴。爲擇地築園墅報之。卽今高莊是也。

王文恪尸陳

蒲城王文恪公鼎。道光末。以爭和議效史魚尸諫。自縊死。其遺疏嚴劾穆相彰阿。穆

大懼。令其門下士以千金啗文恪公之僕。且以危詞脇之。遂取其遺疏去。而別易一稿以進。人皆知爲涇陽張文毅芾所爲。而不知其謀實定於文毅同縣人聶灃之手。聶字雨帆。以拔貢朝考一等。官戶部主事。入直軍機處。爲穆相所深倚。旣得文恪遺疏。穆相面許以大魁酬之。是時聶已捷京兆試矣。及禮部試屆期。穆相授以關節。且徧囑四總裁。十八同考官。時同考官有某侍御者。晉人也。夙倔強。生平未嘗趨謁穆相。得穆囑。陽諾之。及入闈。聶卷適分某侍御房。侍御亟扃諸篋中。而固鑰之。榜旣定。獨不得聶卷。主司房考相顧錯愕。羣知爲侍御所匿也。因議搜遺卷。至某侍御房。侍御故爲佗僚。狀曰。吾某夕不謹。致一卷爲火所燼。榜發後。不得不自請議處矣。公等所求者。得非卽此卷乎。衆知無可爲。廢然而返。聶此歲亦補缺。不復應禮部試。後聶官至太常少卿。穆敗。聶亦謝病歸。回匪之亂。首擾涇陽。涇陽爲西北商旅所輻輳。繁盛亞漢皋。賊故首趨之。衆謀城守。議廣積芻粟。聶以官貴爲衆紳領袖。謂賊可旦夕平。城決無久守理。而其家有積粟數千石。可規善價也。乃倡議賊方苦乏食。故所至

鈔掠。今積粟城中。是招之使來也。力爭不令一粟得入城。後賊圍城年餘。城中食盡。守禦具一無缺。獨人皆餓仆。莫肯乘城。城遂陷。所失以數千萬計。涇陽不守。而西北之元氣盡矣。嗟夫。僉壬之爲禍也烈哉。文恪諸子。旣賣其父。後來文恪墓志。撰文者仍穆彰阿也。於力爭和議事。竟不及一字。文恪其不瞑矣。

徐用儀

庚子之變。正士碎首。公卿駢戮。爲清開國以來所僅見。被難諸公。其尤爲无妄之災者。則海鹽徐大司馬用儀是已。徐公由戶部小京官。考取軍機章京。洊至正卿。官京師四十餘年。畏慎小心。遇事模稜。有孔光馮道之風。而竟與袁許諸賢同遭奇禍。實出意料之外。蓋東海（徐蔭軒相國）深惡其人。必欲殺之。而後快。方甲午之役。徐公以少宰爲軍機大臣。而東海以大學士管吏部。時東海久不召見。一日忽入內。散直後至吏部。徐公已先在。迎謂曰。聞中堂今日有封事。內容可得聞乎。東海拈髯微笑曰。無他言。但竊附春秋之義。責備賢者耳。蓋卽劾濟寧（孫文恪毓汶）及徐公。

也。後徐公之出軍機。此疏有力焉。其怨深矣。戊戌政變後。徐公再入總署。意甚得。所親有勸以時事方艱。當乞身勇退者。徐曰。吾通籍將五十年。竟不得一日爲尙書。辜負此生矣。終須一陟正卿。始乞退耳。後果擢大司馬。甫月餘。而難作。徐公與瑞安黃漱蘭侍郎。爲兒女親。拳禍未作時。侍郎在里門。以書貽之。封識重重。啓視之。僅素紙一幅。擘窠書水竹居三字而已。水竹居者。徐公里中別墅名也。侍郎蓋以此碁其歸。徐終不悟。竟及於難。徐死時年逾七十矣。

許景澄之死

浙右老儒某君者。與許竹簣侍郎爲布衣交。自侍郎持節歐西。卽入其幕中。十餘年。未嘗一日去左右。某君嘗爲人言。侍郎下獄之日。晨起。都市尙平安。寂寂無所聞。日哺飯罷。方坐書室中。與某君閒談。一面令從者駕車。云將赴總署。未及整衣冠。忽闖人持一名刺入。云有客求見。侍郎審其名。非素所識。令闖人辭。以卽赴總署有要事。不暇接見。闖人出。須臾復入。則來者自云。係總署聽差武弁。奉奔馳命。請許大臣卽

入署。兩邸諸堂已先在。云有要事待商也。侍郎乃出見之。立談數語。某弁卽辭出。侍郎乃入具衣冠。語某君曰。昨晚散署時。未聞有何要事。何今日兩邸諸堂同時俱集耶。某君曰。想必有事。公出。我亦欲至城外。看外間消息如何。言已遂去。俄復入云。請公之某弁尙未去。方在門外。顧盼非常。甚可疑詫。且總署武弁數人。暫備識之。未嘗見此人也。公可多帶數人去。有不測。當飭其還報也。侍郎笑置之。不以爲意。及驅車出胡同口。則尙有提署番役數人俟焉。某弁一指揮。爭蜂擁侍郎車。不東向而北駛。問何故。則曰。今日議事在提署。不在總署也。有頃。至步軍統領衙門。某弁卽扶侍郎下車。而盡斥其從者使還曰。此間有人伺候大人。不須汝等矣。侍郎入。引至一小室內。卽反扃其門而去。侍郎聞隔壁室內。有一人叱咤聲。審之。卽袁太常也。然亦不得相見。從者旣歸。某君大驚愕。急詣王文勤宅。探問消息。并請其論救。文勤尙不信曰。頃散直時。并未奉旨。安得有此事耶。某君奔走終夜。卒不獲要領。三鼓後始聞侍郎及太常。皆送刑部。次早。又得刑部某部郎密書。謂頃者堂官從內出。卽飭預備紅絨。

繩恐目前卽有不測。故事大臣臨刑必用紅絨繩面縛也。某君得書欲詣文勤乞援甫出門聞人言囚車已出城急奔赴西市則二公皆已授命。監刑者徐侍郎承煜已驅車入城復旨矣。

袁爽秋

袁爽秋之夫人薛氏學問宏深博通經史有不櫛進士之譽。爽秋學問夫人攻錯之力居多。故爽秋有季常之懼。然實另有原因也。傳聞爽秋本姓某氏爲袁某乞養子。故冒其姓。幼時家貧爲人牧牛常戲登桐廬塔頂鄉愚野老謂其必發達以該塔素名有鬼翮人爽秋登之無恙也。及十二三歲某戚攜之北上流落都門薛慰農收養之。執雜役焉。後因某事對答數語慰農大奇之使伴諸子讀遂妻以女。有謂爽秋實爲養父挾之北上。適值薛慰農擇壻爽秋預其選。蓋爾時慰農所注意者二人一爲楊廷甫一爲袁爽秋。薛慰農之夫人親相之并閱二人文謂楊廷甫必可點翰林袁爽秋不過進士而已。且楊貌優於袁欲壻楊。薛慰農則謂楊雖可入詞苑終不過翰

林而已。袁雖不能入詞苑。必有督撫之望。爲一代名人。遂決壻袁。云。庚子之難。爽秋從容就義。實其夫人薛氏所主持也。可謂巾幗英雄矣。不櫛進士。豈虛譽哉。

弔袁爽秋詩

桐廬袁爽秋先生。文學治行。並世無匹。庚子事變。抗疏嚴劾。端剛。身遭駢戮。張文襄過蕪湖。賦詩三章。弔之云。七國聯兵。竟叩關。知君卻敵補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曾爲君王策萬全。民言吳守治無雙。士道文翁教此邦。黔首青衿各私祭。年年萬淚咽中江。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雙井半山君一手。傷哉斜日廣陵琴。弔太常者夥矣。如此詩之情文雙擊。未之見也。

記寶竹坡父子

前清之季。宗室中最明達者。無若寶竹坡父子。竹坡君名寶廷。痛朝政不綱。於浙督學任內。娶江山船妓女。復上疏自劾。部議落職。竹坡往來西山。以詩酒自娛。灑然有遺世之念。嘗有句云。微臣好色誠天性。祇愛風流不愛官。其侘傺可想。其子壽富字

伯福官庶常。告八旗子弟書。中有句云。民權起而大族之禍烈。戎禍興而大族之禍更烈。所謂大族者。卽指八旗。亦若逆知庚子之變。與去年革命之事者。當時八旗人士。詈伯福者盈耳。指爲妖妄者。十人而九也。伯福旣爲書告八旗子弟。又與吳彥復君保初。剏知恥學會於宣武城南。奔走叫號。所至強聒。而一般士大夫。率掩耳而走。戊戌政變後。徐蔭軒指爲妖人。以宗室故得免誅戮。而令其妻父聯元嚴加約束。伯福旣常居岳家。以詩酒自晦。間爲聯元陳說時局大勢。聯元甚韙之。拳亂起。聯元力陳拳不可恃。遭駢戮。伯福痛其外舅爲己而死也。則大慟。聯軍入京。遂與其弟富壽仰藥偕殉。瀕死爲絕句二首云。袞袞諸王膽氣粗。竟輕一擲喪鴻圖。請看國破家亡後。到底書生是丈夫。薰蕕相雜恨東林。黨禍牽連竟陸沈。今日海枯見白石。兩年重謗不傷心。玩其詞躊躇滿志。眞有視死如歸之樂。伯福爲人。勇於自任。慮一事發一言。千人非笑。不顧也。通州張季直贈詩中有句云。坐閱飛騰吾已倦。禁當非笑子能雄。商量舊學成新語。慷慨君恩有父風。可以爲伯福寫照。

同光樞臣之消長

同光之際。當國樞臣。分數時代。同治初元。爲文祥沈桂芬時代。時大亂初平。瘡痍未復。正可改革政體。以固國本。文祥雖不學無術。猶知引沈桂芬自助。實爲漢人掌握政權。嚆矢。故李鴻章翁同龢亦聯袂而起。時封疆大吏。漢人居半。卽樞要之地。實力亦漸加增。同治中葉。宇內得以少安者。職是故也。光緒初。變爲孫毓汶徐用儀時代。然孫名爲漢人。實仰滿人鼻息。尤與李蓮英狼狽爲奸。徐用儀則唯唯諾諾。聽孫指揮。十年至二十年。高陽常熟。又攜手入。然高陽守有餘而才不足。常熟極思振作。而掣於西后之肘。亦不能大展其長。且觸滿人之忌。故收場尤落寞。二十年後。則剛毅榮祿時代。純爲滿人猿臂伸張之日。繼之者奕劻世續那桐沈澐一氣。固守藩籬。如瞿鴻禨徐世昌林紹年皆在奔動之下。如張之洞等。雖權力稍增。而爲日無多。不能發展矣。

百文敏軼事

百文敏菊溪總制兩江時。閱兵江西。贛撫某中丞初與之宴。百嚴厲威肅。竟日無言。自中丞以下。莫不震懾。次日再宴。演劇有優伶名荷官者。舊在京師。色藝冠倫。爲百所昵。是日承值。百見之色動。顧問汝非荷官耶。何以至是。年稍長矣。無怪老夫之鬢皤也。荷官因跪進至膝。作埒其鬚狀曰。太師不老。蓋依院本貂蟬語。百大喜。爲之引滿三爵。曰。爾可謂荷老尙餘擎雨蓋。老夫可謂菊殘猶有傲霜枝矣。荷官叩謝。是日四座盡歡。核閱營政。亦少舉劾。不知此承值者適然而然耶。抑中丞預儲以待耶。預儲以待。則與江南主之待陶穀。文潞公之待何剡。王鐵之待韓璜等事絕類。丁卯百以兩粵開府。乞病內用。入都時。或謁之於道次。百蹙然曰。吾以刑部尙書用。漢員爲金蘭畦光悌。其人張湯郅都也。吾不與衡。如民命何。客曰。昔徑山示童子案云。汝進一步則死。退一步則亡。作麼生。童子曰。吾旁行一步何妨。百領之者。再。陛見時。乃力陳病尙未痊。乞閒散自効。遂改總憲。庚午以兩江節鉞底定。李家樓漫口。合龍後。至龍王廟行禮竣。僚屬以至卒徒。均叩謝且賀。百忽一例遵跪。衆大駭曰。卑職與小的。

曷敵。百喟然曰。當在壩上時。何所分大人卑職老爺小的也。驚濤一刷。貴賤同流。諸君不顧身命爲朝廷事。皆吾好朋友。指帽上紅頂曰。永矢此心。諸公皆可戴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衆均崩角。至有泣不能起者。百晚節頗有墨名。然幹練能任事。亦滿大員中之能臣也。

施青天

施漕帥世綸有權術。任京兆尹時。金吾帥託公和諾。以寵幸冠一時。轎前常擁八騶。施遇諸塗。乃拱立道旁。長揖以俟之。託驚駭下轎問之。施忽厲聲曰。國制非王公不設騶馬。吾以爲諸王至此。拱立以俟。孰意其爲汝也。欲立劾之。託謝之乃已。俗呼曰施青天云。

施世綸政績

清代循吏。爲庸俗婦孺所最稱道者。莫如施世綸。院曲盲詞。盛演唱其政績者。蓋由小說中刻有施公案一書。比公爲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故俗口流傳。至今不泯。

也。按公當官實廉強。能恤下。初知江南泰州。值淮安下河被水。詔遣兩大臣蒞州督隄工。從者驛騷閭里。公白其不法者治之。湖廣兵變。援勦官兵過境。沿途攘奪。公具芻糧以應。而令人各持一梃列而待。有犯者治之。兵皆斂手去。守揚州江寧。所至民懷。以父憂去。（按公爲靖海侯瓊次子）乞留者萬人。不得請。乃人投一文錢。建雙亭於府衙前。名一文亭。屢遷督漕運。奉命勘陝西災。全陝積儲多虛耗。而西安鳳翔爲甚。將具疏。總督鄂海以公子知會寧也。微詞要挾。公笑曰。吾自入官。身且不顧。何有子。卒劾之。鄂以失察罷。公平生得力在不侮鰥寡。不畏彊禦。二語。蓋二百餘年茅檐婦孺之口。不盡無憑也。

洪承疇母

洪經略入都後。其太夫人猶在也。自閩迎入京。太夫人見經略。大怒罵。以杖擊之。數其不死之罪。曰。汝迎我來。將使我爲旗下老婢耶。我打汝死。爲天下除害。經略疾走得免。

沈百五

明末崇明有沈百五者。名廷揚。號五梅。家甚富。曾遇洪承疇於客舍。是時洪年十二。三相貌不凡。沈以爲非常人。見其窮困。延之至家。并延其父爲西席。卽課承疇。故承疇感德。嘗呼沈爲伯父。後承疇已貴。適山東南流。賊橫行。淮河糧運輒阻。當事者咸束手。於是洪薦百五。百五乃盡散家財。不請帑藏。運米數千艘。由海道送京。思陵召見。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加光祿寺卿。不數年。承疇已降清朝。百五獨不肯脫身走海。尙圖結援。爲清兵所獲。洪往諭降。百五故作不識。認曰。吾眼已瞎。汝爲誰。洪曰。小姪承疇也。伯父豈忘之耶。百五大呼曰。洪公受國厚恩。殉節久矣。爾何人斯。欲陷我於不義乎。乃摯洪衣襟。大批其頰。洪笑曰。鐘鼎山林。各有天性。不可強也。遂被執。至於江寧。戮淮清橋下。妾張氏收其屍。盡鬻衣裝。葬之虎邱東麓。廬墓二十年而死。初百五結援時。有死士五百人。沈死後。哭聲震天。一時同殉。殆有慘於齊之田橫云。

吳留村

吳留村名興祚。字伯成。其先本浙之山陰人。中順治五年進士。時年十七。其明年。卽選江西萍鄉縣知縣。遷山西大寧縣知縣。陞山東沂州府知府。以事鐫級。左補江南無錫縣者十三年。政通人和。士民感戴。忽有奸人持制府札。立取庫金三千兩。吳疑之。詰以數語。其人伏罪。乃告之曰。爾等是極聰明人。故能作此伎倆。若落他人手。立斬矣。雖然。看汝狀貌。尙有出息。乃畀以百金。縱之去。後數年。閩寇日熾。吳解餉由海道至廈門。忽逢盜劫。已而盡還之。盜過船。叩頭謝罪曰。公大恩人也。詢之。卽向所持札取庫金者。由是其人獻密計爲內應。將以報吳。時閩浙總督爲姚公啓聖。與吳同鄉。商所以滅寇之法。康熙十五年冬。八閩旣復。姚上聞。特擢福建按察使。旋陞兩廣總督。留村在無錫。旣膺殊遇。夙駕將行。錫之父老士庶。被澤蒙庥者。自縣治以至河干。直達於省城之金閶門。八九十里。號泣攀留。行趾相接。不下數萬人。其搢紳及受知之士。則操舟祖道。肆筵設席。鼓吹喧闐。或有執卮酒以獻於道者。亦連檣數十里。

清代軼聞 卷一

依依不舍。使君爲之泣然。士民之感德如此。

清代軼聞 卷二

名人軼事下

李敏達逸事

康熙末。各省錢糧多虧。世宗詔清查。天下震懾。李敏達公衛。總督浙江。聞之。詣內幕問策。皆瞠不語。公曰。不請朝臣來。天子弗信。朝臣至而督撫無權。事敗矣。宜速繕一疏。極言浙省廢弛久。誠得內大臣督治甚善。但內臣初至。未得要領。臣身任地方。需臣協理事裁辦。疏成。馳奏。卽詐稱生日。開筵受賀。浙中七十二州縣。無不麇至者。公張燈陳百戲。止而觴之。召諸州縣至密室。語曰。清查使者至矣。汝庫虧絲毫勿欺我。我能救汝。否者發露被誅。勿我怨。皆泣謝曰。如公教。歸皆核冊密呈。其無虧者。具狀上。亡何奏下。許公協理。清查大臣戶部尙書彭維新實來。先至江南。江南督撫不敢闌語。一聽彭所爲。彭天資險鰲。鉤考煩密。民吏不堪。州縣擬流斬監追者無算。畢到

浙氣驕甚。公迎見。卽持硃批示之。曰。朝廷許衛與聞。公勿如江南辦也。彭氣沮。稍稍禮下於公。公置酒宴彭。半巡。執杯歎曰。凡共事者。未有不爭者也。某性麤。好與人角。屢蒙上誨。今誓與公無爭而後可。但不知如何而後可以無爭。彭曰。分縣而辦。何如。公曰。然。呼侍者。書州縣名若干。揉小紙如豆。髹盤盛與彭。起分拈之。暗有徽記。彭不知也。其虧者歸公。其無所虧者歸彭。彭刻苦。辜較。手握算。至胼起。卒無所得。而公密將贓罰閒款。鹽課贏餘。私攤抵矣。故使人問曰。有虧否。何如。彭曰。無之。彭問公。公陽爲喜。出意外者。而應曰。亦無有也。遂兩人同奏浙省無虧。世宗大悅。語人曰。他人聞清查多憂愁。獨李衛敢張燈宴。彼教督有素。自信故也。晉秩太子太保。賞賜無算。各官俱加一級。江南之人。望如天上。河東總督田文鏡。柄用時。忌公。暗劾公。上不爲動。田懼。轉結納。伺公居太夫人喪。遣人以厚賻弔。公罵曰。吾母雖餒。不飲小人一勺水也。麾使者於大門之外。而投其名紙於溷中。然性極服善。一日坐堂上。命吏胥田芳作奏。請封五代。田不可。曰。封典止三代。無五代。芳不能作此奏。固命之。對如前。公大

怒罵曰。畜產例自我創。何干汝而逆我。田遽起立。勃然曰。公大悞。公怙天子一時寵。忘王章。芳故曉公。公當謝芳。乃辱及其親。何也。且公爲人子孫。封三代而猶未足。芳亦人子孫。未封一代。而公以畜產寵秩之。何用心逆人道耶。芳殊不服。芳殊不服。公素負氣。忽公堂爲吏所折。窘不知所爲。強復怒曰。便是我悞。汝不服。奈何。曰。公大人也。芳小吏也。豈特公詈芳。芳無如公何。卽公杖死芳。芳亦無如公何。所可惜者。大人之威。能申於小吏。而小吏之理。殊直於大人耳。言畢。竟走出。公默然。顧左右。亂以他語而罷。是晚召芳。芳疑公蓄怒。將陰禍之。入色如土。公握其手。笑曰。汝有膽識。而辱爲吏。可惜。吾貸汝千二百金。納縣丞。他日事上官。亦以直道行之。田泣謝。得富平縣丞。選鳳翔令。以賢聞。

傅卓園者。名魁。公標下卒也。少無賴。以材武入勇健營。涿州大盜李自洪。力敵千人。匿大邵村牛四家。公命卓園往擒。卓園請標下李昌明及韓景琦俱。公笑曰。汝往能擒此賊。昌明往。非昌明殺賊。則賊殺昌明。韓景琦往。必悞乃公事。不信。如汝意試之。

卓園夜至牛村。自洪方謀劫冉貢生家。未發。卓園破門入。昌明舞雙鎗先登。賊暗中斫之。傷大呼仆地。卓園繼進。門小。器無所施。棄其戟。手招賊陰而曳之。小腸出矣。賊抱卓園。刃其背萬千。幸衷甲不死。然骨入者寸許。卓園繞賊腸於臂。至三匝。賊猶能運刀。韓景琦急來助。昏黑不辨。捧傅足。以爲賊也。而縛焉。傅自念受兩人敵。必敗。不得已。逆而踰之。繩三重皆斷。韓仆出數步外。天漸明。三人共縛盜。獻之轅。公大笑曰。吾所料何如。盜且死。願行刑者曰。吾爲盜三十年。殺人如草。官兵屢捕。無敢格鬪。今擒我者壯士也。願一見而死。或指卓園盜。運日久之。歎曰。我久當死。死於足下。值矣。我所遺寶刀。知足下來。哀鳴三日。宜贈子佩之。我死不悔爲盜。悔不知天下之尙有人也。

陳恪勤軼事

陳恪勤鵬年。字滄州。以康熙辛未進士。知衢州府西安縣。有善政。大學士張鵬翮薦之。移知山陽。遷知海州。再遷知江寧府。清聖祖南巡。總督阿山借供張名。欲加稅。公

不可。乃以他事中之。落職。按驗。聖祖赦之。命入武英殿修書。起知蘇州府。公廉幹有才。民愛之。如水趨壑。每褫職。按問。老幼罷市聚哭。持糲醪相遺。滿洲駐防兵。亦率男婦。踴門入。牽袍嗅靴。求見陳青天狀貌。聞赦詔下。焚香跪北呼萬歲者。其聲殷天。繫江寧獄。或絕其食。獄卒憐之。私哺以餅。爲守者李丞偵知。怒杖卒四十。日通一勺水。入獄者如之。公自分命絕矣。忽聞外有貴人騶唱聲甚高。曰獄官來。我浙江巡撫趙申喬也。入覲時。皇上命我語江南督撫。還我活陳鵬年。不知汝等可知否。言畢去。不與公交一語。未十年。公總督南河。李爲邵。雖同知。大懼來謁。公無言。李心稍安。疑公忘之矣。居亡何。黃河南岸崩。芻茭翔貴。治者竹槌石菑。需金萬。公張飲。召河官十餘人入。酒行。歎曰。鵬年餓江寧獄幾死。不意有今日。自賀一觥。且飲。且目李。目閃閃如電。鬚髯翕張。李色變。客亦瞠視。不知所以。公笑曰。諸君不賀我乎。盍盡一觥。合席諸聲如雷。不能者強畢之。俄奴捧饗。饗罇出。磁而餽金者也。狀獍惡。公起手斟之。徧示客曰。滿乎。曰滿矣。持行至李所。曰某年月日爲一餅。故杖獄卒。欲餓我死者。非他。

人卽足下也。今河岸崩。百萬生靈所關。不比老陳性命不值一錢也。罰汝飲。卽往辦治。放一勺水入民田者。請勅書斬汝。亦使羣公知鵬年非報私仇者。李長跪。色若死灰。持罇。罇墮地碎。兩手自搏。叩頭數百。滿席客咄嗟回首。無一人忍睇其面者。李出。傾家治河。河平。來驗工官。纓帽小車。所杖江寧獄卒也。旣李竟慚恨死。公於故人子弟。孤寒後進。汲引如不及。賓從歡飲。而公目覽手答。沛然有餘。每用人。則其家之一蹄一縷。必爲資送。稱善廣坐。訓過密室。人銜感。次骨入獄。迨然自憶。未了事。曰。杜茶村未葬。某僧求書。未與。布衣王安節。缺爲面別。從容料量。承鎖而行。在蘇昇鬱林石於郡學。遊焦山。遣人泅水。取瘞鶴銘。爲亭護之。其標奇如此。所著詩文若干卷。其被逮入京也。除夕。市米潞河。主人問客何來。曰。陳太守。曰。是湘潭陳公耶。曰。然。主人曰。是廉吏安用錢爲。反其直。問住某所。次日。戶外車聲鱗鱗。餽米十石。書一函。稱天子必再用公。公宜以一節終始。毋失天下望。紙尾不著名姓。問擔夫曰。其人姓魏。訪之。則閉戶。他出。竟不知何許人也。

閻文介遺事

朝邑閻文介公敬銘。狀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鄉老。未第時。嘗就大挑。甫就班。跪某親王。遽抗聲曰。閻敬銘先起去。公深以爲恨。常慨然歎曰。一歲三落第。而會試不與焉。蓋公於是歲試中書教習。皆被擯也。其後入翰林。改官戶部。胡文忠奏調總辦東征糧臺。疏中有閻敬銘氣貌不颺。而心雄萬夫之語。未幾卽超擢藩臬。晉撫山東。東事既定。公亦乞病解組。以故居逼近大河。時虞水患。乃徙居解州之運城。光緒元年。秦晉大飢。奉命偕曾忠襄公督辦晉賑。吉州牧段鼎耀冒侵賑款。奏斬以徇。諸官吏皆惕息。莫敢勦法。晉人歌詠其事。至以比包孝肅。辛巳冬。與南皮張文達同被召命。長戶部。知遇之隆。一時無兩。癸未春。奏結雲南報銷案。公與樞臣同入見。奏對至三時許。太后以某事問恭王。王奏曰。此事丹翁知之最悉。太后可問彼。后顧公亦曰。丹翁以爲何如。公聞命。皇悚萬狀。亟免冠叩首。衆皆不喻其故。后徐悟。微笑曰。汝以吾誤稱汝字耶。吾敬汝德望。在宮中語及汝。未嘗不以字也。一時聞者。以爲異。

數。光緒甲申。法越事亟。北寧失守。慈聖下手詔。責樞臣襄贊無方。盡退恭忠親王以下諸公。而以禮親王世鐸及文介張文達額勒和布諸公代之。時高陽李文正以協辦大學士降調侍郎。協揆一缺。應由吏部具題請旨。先一日。召樞臣面議。文介力保文達。及徐蔭軒相國。慈聖猶豫久之。曰。用他們不如用你。文介亟頓首謝。不允。次日。枚卜之命遂下。文介長戶部數年。其最有力之改革。卽以漢司員筭理北檔房是也。故事。天下財賦總滙。皆北檔房司之。而定例。北檔房無漢司員行走者。以故二百餘年。漢人士大夫。無能知全國財政盈絀之總數者。文介爲戶部司員時。夙知其弊。及爲尙書。卽首建議。謂滿員多不諳握算。事權半委胥吏。故吏權日張。而財政愈焚。欲爲根本清釐之計。非叅用漢員不可。當時滿司員尙無所可否。而胥吏皆懼失利權。百計沮之。文介毅然不少動。幸是時慈聖眷公方殷。竟從其請。邦計出入之贏縮。至是乃大暴於天下。此亦滿漢權力消長之一大事也。文介旣得政。忽失慈眷。此中蓋有秘密之關繫。論者舉謂慈聖方興三海頤和園之役。而文介靳不與歛。以此惡而

逐之者。猶是皮相之論也。初文介極敬戚畹某上公之清節。某上公亦極意交驩。文介文介遂力請以某上公爲滿尙書。冀收和衷共濟之益。某上公既爲尙書。則又進福文慎錕於文介。文介亦器其材。奏爲戶部侍郎以自副。某上公與文慎既同得志。朋比而傾文介。所以齟齬者備至。文介遂以此積失慈眷。不得不求去矣。初以久疾。請解機務。專辦部事。疏上遽得請。都下皆駭然。莫喻其故。然此時文介雖筦部。而權力已大。遂爲尙書時。故常請假不至署。會江西布政使李嘉樂。署陝西布政使李用清。皆奉旨開缺候簡。二李皆一時廉吏。爲文介所舉。而被疆臣劾罷者也。命下文介方在告。遽奏辨贛陝兩撫之誣。請旨收回成命。疏入。奉旨嚴行申斥。責以不諳國家體制。公於是遂決浩然之志矣。然其歸也。猶溫旨慰諭。俾馳驛歸里。食全俸。且戒以國有大事。宜隨時以所見入奏。及其薨也。乃僅贈太子少保銜。一切輔臣恩澤。俱不得與。故事。輔臣身後。必晉三公。卽不能。亦當贈太子太師。今以一品大臣。而身後飾終之典。乃以二品銜予之。清朝二百年間。蓋公一人而已。是時幾並予諡。而斬之。賴

南海張樵野侍郎力爭始得請。內閣原擬清勤愨介四字。硃筆獨點用第四字。亦不滿之意也。文介之署鄂藩也。胡文忠已薨。官文恭爲總督。新繁嚴渭春中丞樹森。繼文忠爲巡撫。嚴公原籍渭南。蓋屋李午山方伯宗壽。知武昌府。皆文介鄉人也。故事兩司必兼督撫。總營務處銜。故能節制諸將領。某弁者。文恭之變童也。文恭寵之甚。令帶衛隊。且保其秩至副將。某居然以大將自居。恃節相之寵。勢張甚。視兩司蔑如也。一日帥親兵數人。闖城外居民家。奸其處女。女哭詈不從。以刀環築殺之而逸。其父母入城呼冤。府縣皆莫敢誰何。文介聞之。大怒。急上謁督署。某弁固知文介之必不赦已也。先入督署。求救於文恭。文恭匿之。有頃。文介已上謁。文恭辭以疾。文介稱有要事。必欲面陳。如中堂不可以風。卽臥室就見。亦無妨。闔者出。固拒之。文介曰。然則中堂病。必有痊時。俟其痊。必當傳見。吾卽居此以待可耳。命從者自輿中。以襍被出。曰。吾卽以司道官廳爲藩司行署矣。臥起於官廳者三日夜。文恭囑司道。勸之歸署。必不可。文恭窘甚。以嚴李兩公。與文介同鄉。急命材官延之。至。挽其爲調人。而自

於屏後竊聽之。二公譬諭百端。文介終不屈。誓不斬某弁。不還署。文恭無所爲計。乃自出相見。卽長跽。文介岸然仰視。不爲動。嚴公乃正色曰。丹初亦太甚矣。中堂不惜屈體至此。公獨不能稍開一面網乎。文介不得已。則趨扶文恭起。與要約。立斥某弁職。令健兒解歸原籍。立啟行。無許片刻逗留。文恭悉允諾。乃呼某弁出。令頓首。文介前謝再生恩。文介忽變色。叱健兒執詣階下。褫其衣。重杖四十。杖畢。立發遣以行。事訖。始詣文恭前。長揖謝罪。然文恭由是益敬憚文介。且密疏保奏。俾撫山東。文介之執法不阿。固未易及。而文恭之休休有容。不以私憾廢公義。又豈能求之於今日哉。

于清端政蹟

于清端成龍治術。爲清循吏之最。以州牧屢遷至福建按察使。福建當耿忠精亂後。公撫綏遺民。多惠政。巡撫直隸。總督兩江時。官吏望風改操。知公好微行。遇白髯偉貌者。羣相指震懾。士民有歡笑。無管絃。游惰不空手。櫃坊無鎖。公清介絕俗。重門洞開。白事官吏。直入寢室。左薰鼓。右簿書。狀如鄉里學博。而用兵如神。尤善治盜。知黃

州時聞張某者盜魁也。崇墉高垣。役捕多取食焉。慮少遼緩。姦不得。乃半途微服。備其家。詭名楊二。司洒掃。謹張愛之。使爲羣盜先。居亡何。盡悉盜之伴侶。胠篋機密。綽號。乃遁去。鳴鉦到官。一日集健步約曰。從吾擒盜。具儀仗兵械。稱媿前行。至張所。排衙於庭。大呼盜出。張錯愕。迎拜。猶抵攔。公曰。勿承。可仰面視我。楊二也。張驚伏地。請死。公取袖中大案數十。擲與之曰。爲辦此。足以贖矣。張唯唯。公留健役助之。不數日。羣盜盡獲。其殺人者活埋之。武昌營弁某弟素無賴。適遠歸。是夜軍餉盡劫。弁告弟所爲。被刑誣服。連引十餘人。獄具獻盜。公破械縱之。撫軍驚問曰。盜寃曰。眞盜何在。公指堂下一校曰。是眞盜也。餘黨進香木蘭山。今晚獲矣。未幾獲盜。賊尙在校家。封識宛然。江寧盜號魚壳者。躡捷倚駐防都統爲解。有司莫能禽。公抵任時。官吏憚公。遠迎。公日旰不至。方驚疑探刺。而邏者報公早單車入府矣。羣吏飾廚傳不受。饋餼牽不受。一郡不知所爲。按察使某。公年家子也。從容言公過清嚴。則上下之情不通。某意欲具一餐爲雅壽。公笑曰。以他物壽我。不如以魚壳壽我。按察司喻意出。以千

金爲募。雷翠亭者。名捕也。出而受金。司府縣握手囑曰。我等顏面寄汝矣。勉之。翠亭質妻子於獄。偵知魚方會羣盜。張飲秦淮。乃僞乞者。跪席西。呢呢求食。魚望見疑之。刃肉衝其口。雷仰而吞。神色不動。魚咋曰。子胡然。子非匈也。子爲于青天來擒我耳。行矣。健兒肯汝累乎。翠亭再拜。羣役入。跪而加鎖。擁之赴獄。司府縣賀於衢。是夕公秉燭坐。梁上砉然有聲。一男子持匕首下。公叱何人。曰。魚壳也。公解冠几上。指其頭曰。取魚長跪笑曰。取公頭不待公命也。方下梁時。如有物擊我手。不得動。方知公神人。某惡貫滿矣。自反接銜七首以獻。公曰。國法有市曹。在呼左右。飲以酒。縛至射棚下。許免其妻子。遲明獄吏報失盜。人情洶洶。司府縣相賀者。轉而相尤。趨轅將跪謝告實。而公已命中軍將魚壳斬決西市。

左文襄軼事

左文襄公。天資豪爽。圭角畢張。一切睥睨視之。治軍新疆。廷命所諭。輒以爲不是。必加駁辨。詆軍機爲無才。文文忠勸上召左入贊。甚力。左旣入樞垣。凡事必不以爲然。

及請旨俞允後。左又無言。始知天下事之難。固不能盡如一二人意。又左嘗輕視大臣。蹴踏鞠躬者。以爲天威不若是之可畏。初入京。召見畢。退謂人曰。吾今而後知天威咫尺之森肅矣。於是始不敢爲大言。

文襄剛毅強果。已屆耄年。精力不衰。雖日歷兵間。疾苦未嘗以況瘁形於顏色。邊塞苦寒。雪壓行帳。擁絮著緇。據白木案。手披圖籍。口授方略。自朝至夕。不遑暇食。軍事旁午。官書山積。日必次第治理。遇將士不尙權術。惟以誠信相感孚。貪夫悍卒。一經駕馭。罔不帖然。副將某在麾下。頗能用命。後至江西。未久卽伏法。公曰。若始終屬我。何至亡其首領。公雅喜自負。與友人書。恆末署老亮。以諸葛自況。砥礪剛介之操。老而益力。

左文襄在甘肅時。一日值盛夏。解衣臥便榻上。自摩其腹。一材官侍側。公顧之曰。汝知此腹中所貯何物。對曰。皆燕窩魚翅也。公笑叱曰。惡。是何言。則又曰。然則鴨子火腿耳。公乃大笑而起曰。汝不知此中皆絕大經綸耶。材官出語同曹曰。何等金輪能。

吞諸腹中。況又爲絕大者耶。聞者咸捧腹。

李文忠軼事三則

相傳文忠使美時。美人慕其功。多敬之。李嘗欲一登美伯理璽天德座。不得。一日赴美官某宴。李乘間至座片時。如願相償。美人亦無如之何。又嘗以翰林名刺投美某大臣。（翰林名刺字向甚大）某見其字之大也。以爲凌已。還以愈大者。李怒曰。此欺我也。更以長五尺之名刺復之。一時傳爲佳話。又李堅忍多謀。臨事不動聲色。美人嘗以之擬中國人性。格。又李善食燒羊肉。美人爲之設燒羊肉街。以媚之。街至今猶存美京。李之節概權望。亦云奇矣。

甲午馬關議和。李與日大臣伊藤博文。述論高麗。齟齬過甚。伊謂李曰。今日之事。無他。僅割與不割四字。李參以他語。伊顧他不應者久之。旋以怒相加。俾速決。李亦奮退。謂人曰。李某名在全球。決不受此奇辱。報之必矣。遂潛至京師。與俄使相商。慫恿備至。俄使密與德國出而干涉。遼東卒不能割。故李再至馬關。遇刺客。聞日人至今

以爲大恥。日俄之戰。遠因亦係爲此。

甲午以前。人皆詈李文忠媚外。今溝猶督儒。尙持此論。不知文忠卑視外人之思想。始終未嘗少變。甲午以後。且益厲焉。其對外人。終不以文明人待之。此老倔强之風。力。今安得復覩其人哉。其使俄也。道出日本。當易海舶。日人已於岸上。爲供張行館。以上賓之禮待之。文忠銜馬關議約之恨。誓終身不復履日地。從人敦勸萬端。終不許。竟宿舟中。新船至。當乘小舟以登。詢知爲日本舟。遂不肯行。船主無如何。爲於兩舟間架飛梁。始履之。以至彼船。其晚年直總署也。總署故事。凡外國使至。必以酒果款之。雖一日數至。而酒果仍如初。卽此項已歲糜數千金。公至署。諸使來謁。署中依例以酒果進。公直揮而去之。曰。照例外賓始至。乃款以酒果。再至則無之也。諸使皆色變。然竟不能爭。法使施阿蘭狡甚。雖恭忠王亦苦之。公與相見。方談公事。驟然詢曰。爾今年年幾何矣。外人最惡詢問年齡。然懾於公威望。不能不答。公掀髯笑曰。然則是與吾第幾孫同年耳。吾上年路出巴黎。曾與爾祖劇談數日。爾知之乎。施竟踉

踏而去。自是氣燄少殺矣。丁酉歲暮。俄使忽以書來求見。公卽援筆批牘尾曰。准於明日候晤。時南海張樵野侍郎在座。視之愕然曰。明日歲除矣。師尙有暇晷。會晤外人乎。俄使亦無大事。不過攬局耳。不如謝卻之。公慨然曰。君輩眷屬皆在此。兒女姬妾團樂情話。守歲迎新。惟老夫蕭然一身。枯坐無偶。不如招三數洋人。與之嬉笑怒罵。此亦消遣之一法耳。明日君輩可無庸來署。老夫一人當之可矣。其侘傺如此。

劉忠誠與連文沖軼事

劉坤一之三下江南也。西太后之意。初不屬之。時當國者爲榮祿。榮不學無術。詔令批摺。一切委連文沖。連本軍機處幫領班章京。小有才。又善諛媚。以此得榮歡。劉坤一欲回任兩江。不得不奔走榮門。榮門不可得而入。乃結納榮之幕友連章京。曾謁二次。失值不得已。求見連西席某。間接以適於榮。西席某黠甚。比連歸。某言劉來謁狀。而不言其他。連亦略領之。翌日西席某探連今日所辦之事。連大言曰。榮相奏請以劉坤一回任。竟得俞允。餘無他事。翌日劉又來。西席某向劉賀云。事已諧矣。翌日

清諭出。劉又來。並挾白金二萬兩之券。袖交西席某手。云。乞爲連君壽。西席某竟以金入囊。而緘其口。比請訓出。照例拜客。劉與連始覲面。連未道謝前。劉亦未便明言。又疑連藐二萬。翌日。又饋送白金二萬。仍以券交西席某手。西席某又蝕金一萬。僅回連云。劉某今送萬金來。連遂援十成提二成例。以二千金酬西席某勞。已得八千金。而不知已爲西席某所賣。越半月。西席某忽借他故辭館。竟懷挾三萬二千金去。比庚子拳禍。政府縱匪殃民。五月清載漪僞諭有云。與其苟且圖存。同歸於盡。曷若大張撻伐。以決雌雄。彼恃戰力。我恃人心。一時傳誦。而不知禍我東南赤子。皆此數語釀成之。而連文沖與有力焉。連以庇拳故。爲外人所指索。必欲痛懲之。榮祿知連不可留京。遂外放江西某府知府。連亦竭力設詞解免。而外人卒持不可。適劉坤一督兩江。連以屬吏禮參謁。私冀劉不忘前惠。或爲怙惡。劉以連罪通天。外人尤不可掩飾。連疑劉負義不爲力。遂自訴生平未嘗妄取一錢。而爲人謀則無不忠。何以今日患難。人竟不我援手。語侵劉。劉曰。余前以二萬金饋君。君猶以爲未足。必欲再

得余二萬金乃饜。君曰不妄取一錢。毋乃自戾其說乎。連聞言。瞠目不解。所謂劉反覆詳述當日種種情狀。連如夢初覺。自悔墮入西席某殼中。然已無及矣。

丁汝昌

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當甲午之役。與日本海戰。全軍盡沒。至於艦隊亦降。以一死代全艦官兵之命。其志極可哀。而無損於軍人之名譽。日本人以丁之手書公牘。用銅片印成一冊。大鳥圭介爲之跋語。極稱道其爲人。東西洋學者。研究丁之行爲。謂有倫理學上之價值。而當時統將有道員戴某。則實臨陣退縮。邂逅爲敵所斃。而濫廁忠義之林。清朝爲之賜恤。是非賞罰之不明。未有甚於清之季世者。卽張佩綸馬尾之役。見敵不走。氣象偉異。自壬秋林琴南輩。均鳴其冤。而言者至今不已。故法越中日諸戰役之真是非。久莫能明矣。

胡文忠之風流

陶文毅督兩江。嚴禁僚屬冶遊。時胡潤之亦在文毅幕中。僚屬之冶遊者皆借潤之

爲名。而文毅則獨責諸僚幕。而不責潤之也。曰潤之。他日爲國勤勞。將無暇晷以行樂。今之所爲。蓋預償其後之勞也。已而潤之果勤勞國事至死矣。觀此則以文毅之嚴正。而獨能恕潤之。以潤之之跌宕風流。而一操事權。則頓改前態。苦刻勵行。英雄之所爲。固迥異尋常人矣。

沈子敦先生傳略

先生名家本。浙江吳興人。髫年畢羣經。於周官尤多神悟。後閱郎氏周宣古文奇字一篇。知多舛誤。銳意糾正。成周官書名考古一卷。咸豐己未。其父某由御史出守黔中。時苗氛正惡。道路艱阻。黔垣戒嚴。先生間關省父。屢瀕於危。庚子客遊閩嶠。居潘方伯蔚署中。得觀閩本四庫書纂跋後一卷。同治甲子。援例以郎中分刑部。肆力於經學小學及掌故考據。都下得書易。精心玩索。故所纂述。以是時爲最多。光緒癸未。成進士。補官後充主稿。兼秋審處。自此遂專心於法律之學。纂有讀律校勘記五卷。秋讞須知十卷。輯有刑案匯覽一百卷。刺字集二卷。復病近人治律之陋。乃搜討典

籍考訂漢晉唐宋歷代律令。期成一家之學。癸巳後歷守天津保定。公餘纂述。曾不少輟。癸卯秋開館修訂法律。綿歷十載。日延接中外法家。研究各國法律。窮其堂奧。先後訂成民律刑律商律民刑訴訟律及其他附屬法。共數十種。稿本盈屋。每本眉批簽注。動累萬字。同館少年皆歎服。創辦法律學校。育才逾千人。其有異者。獎成倍切。教習學員。有所質疑。爲文以答。娓娓千言。少暇仍事著述。纂有歷代刑法考若干卷。歷代刑官考二卷。奇篋文存二卷。又二編二卷。平日除從公外。卽靜坐室中。手一卷。漏深燈燠。了無倦容。庚戌秋兼任資政院副議長。值法律館纂訂各稿將告成。日與館員逐條細究。議院事又須兼顧。四閱月終會期。除循例休息。無一日缺席。任刑部侍郎最久。暨丙午修官制。改大理院正卿。旋調任法部侍郎。洊升法部大臣。清廷遜位。先生乞病。遜位詔未副署。先期請假。及改爲法部正首領。並未到署。杜門謝客。一意著書。項城以司法總長商請。先生作書婉謝之。項城謂此係南京政府之意。如不列名單內。恐失人望。乃於寄去閣員名單內。列先生名。而注明以病堅辭。此第一

次內閣事也。第二次組織內閣。項城復請其出任司法。先生乃薦章宗祥自代。參議院未通過。歿年七十四歲。臨歿前四日。尙伏案著書。前十日尙寫日記。好學不倦。敬愛文士。布衣蔬食。除購書外。別無他好。近兩年中。杜門謝客。董理舊作。編定枕碧樓詩稿六卷。枕碧樓偶存稿八卷。日南隨筆八卷。日南讀書記十八卷。說文引經異同考八卷。文選註引書目若干卷。三國志瑣言四卷。三國志校勘記八卷。古書目三卷。又刊沈碧樓叢書十二種。親自校勘。皆梓行。

郭嵩燾

郭嵩燾嘗奉使泰西。頗知彼中風土。以新學家自命。還朝後。緣事請假。返湘中原籍。時內河輪船猶未通行。郭乘小輪回湘。湘人見而大譁。謂郭沾染洋人習氣。大集明倫堂。聲罪致討。並焚其輪。郭噤不敢問。觀此可見當時內地風氣未開之怪象也。

彭剛直軼事

彭剛直公。剛直之名滿天下。然亦多情人也。未達時。悅其鄉女梅花。欲取之。未果而

天嘗作梅花詩數章以誌感。纏綿悱惻。固與剛直之性不類。此殆如宋廣平之賦梅花歟。泊乎暮年。持節長江。與瓜州鎮總兵吳家邦。江防統領王之春。最暱。時鎮江有名妓曰大喬小喬。家邦納大喬。之春納小喬。皆獻大喬小喬爲彭剛直義女。過從甚密。尤寵愛小喬。之春因之獲膺上薦。官至安徽巡撫。此殆如東山暮年。賴絲竹陶寫歟。或以慾焉責之。則過矣。

彭剛直之剛直

彭剛直公剛介絕俗。然至性過人。幼而失怙。事母至孝。居貧奉養。先意承志。外祖母居懷寧。無子孫。公時恃傭書爲活。歲不足衣食。以太夫人憂念艱難。跋涉往返五千里。迎至衡陽。太夫人得奉母終天。所謂孝思不匱者也。鄒夫人以樸拙失姑愛。終身無房室之歡。自太夫人卒後。遂不相面。其弟某游客秦豫。遭亂隔絕廿年。及公授安徽巡撫。見邸鈔。識其名。始間關至軍中。相哭。哭失聲。護愛甚篤。與共寢食。而弟久客州縣。服藥煙成癮。公軍中猶嚴禁煙。以情告。公大怒。立予杖四十。斥出之。曰。不斷

煙癮死無相見。弟感愧自恨。臥三日夜瀕死。竟絕不更服。復爲兄弟如初。以其習商業。令行鹽。致貲巨萬。公一無所取。弟亦豪邁揮霍。恤貧篤義。鄉人流落江淮者。悉收卹資之。歲散萬金。亦先卒。遺妾女與公子婦同居。以孤孫見綏後之。公自領內湖水軍。及後總全軍。軍餉無所出。不以煩公家。前後惟領銀十七萬兩作鹽本。軍餉外所應得公費。悉出以佐義舉。凡出資助本縣學田銀二千。賓興費銀二千。育嬰公費二千。修縣志書。獨供筆札。刻資銀五千。獨建船山書院。銀萬二千。衡清試館銀一萬兩。其濂溪墓。昭忠祠。京師及各直省。湖南衡永會館。凡募助公舉者。動以千計。所部有功者。凱撤時。及疾篤時。均舉贈各萬金。凡費銀十萬兩。族中老者。歲有饋。又計丁口。遍資給之。凡數萬金。計其兄弟所散財。幾滿百萬。而當軸要人。無一字之問。十金之遺。以孤潔無援。自喜。至於對於朋友。協和羣帥。煦煦恂恂。未嘗有傾軋驕倨之心。五十以前。有氣陵之者。必勝之。而後已。其後望重年耆。人皆推敬。亦深自斂抑。誘接文士。尤能折節。素工畫法。蘭入妙品。而尤喜畫梅。全樹滿花。所至輒奮筆潑墨。海內傳

者過萬本。藏於篋者。一牛車不能載。尤惡浮華。厭絕饋遺。治軍廣東時。民士恐餉不繼。共輦銀十七萬送軍中。謝不受。及歸。衆以金排萬人姓名。列二繖志感頌。其直萬金。悉諭令各還其主。且戒其奢焉。其繡字頌功者。送海幢寺中。治軍嚴肅。恆得法外意。所誅者必可以正民俗。安慶候補副將胡開泰。召倡女飲。而使妻行酒。其妻不可。遂抽刀剖其腹。街巷詢詢。事聞院司。方聚議謀所以處。公適至。聞之曰。此易耳。遣召之來。但詢名姓居止。便令牽出斬之。民大歡。湖北忠義前營營官總兵銜副將譚祖綸。誘劫其友張清勝妻。清勝訪之。陽留居密室。出僞券索償債。得遯去。訴營將。州縣皆爲祖綸地。置不問。因訴於公。公先聞黃州漢陽道路藉藉。欲治之無端。得清勝詞。爲移總督。先奏劾祖綸。且遣清勝赴武昌質之。詔公與總督卽訊。祖綸令人微伺。清勝於輪船。擠之溺水死。餌其妻父母及妻劉氏反其獄。忠義營統將方貴重用事。總督昌言誘姦無死罪。謀殺無據。公揣祖綸根據盤固。不可究詰。適總督監臨鄉闈。卽驟至武昌。檄府司提祖綸至行轅。親訊。忠義營軍傾營往觀。祖綸至。佯佯若無事。公

數其情事。支離狡詐。及謀殺蹤跡。祖綸伏罪。引令就岸上正軍法。一軍大驚。然已無所及。夾江及城上下觀者數萬人。歡叫稱快。故公之所至。老幼瞻迎。長江聞其名字。肅然相戒。牧令輯其隸役曰。彭宮保至矣。非獨威聲使然。所行事深感民心。庶乎不侮瘝寡者也。

書阿文成公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勳簿官閱生卒歲月。具載史籍。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

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昃。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札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卽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於我。寧得脫耶。乾隆末年。和珅橫甚。公業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軍機章京管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俟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洪亮吉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洪素不習書。獨公賞之。嘗謂刑部郎孫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

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書裘文達遺事

裘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公賜宅在內城石虎胡同。購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憩。賓客門下士往來者。於閤人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咸詣軒與公餞歲。忽司閤者至公側耳語。公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告人耶。卽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大錠。兩五十。公數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潤耳。數不足。復命入取之。徧給乃止。公食指旣廣。又賓客常滿坐。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午。尙未具食。坐客有愠者。公覘知之。卽出語曰。諸君他日皆飫天廚。頒尙食之人。豈矜矜於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尙未食。不獨客也。客意乃解。乾隆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材。曰。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時公房師大學士蔣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爲寒素

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卽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闊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遣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第送詣某書記廳云。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卽挈孝廉巡歷廳事側兩廊。見屋比櫛。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啟。遂徑入。見榻上亦有臥具。遽命僕撤出。貯廳事中。語孝廉曰。君行李至。卽安置此。但出必須鍵戶。慎勿啟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卽速詣廳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卽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卽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徧入客館。見一臥榻。卽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脩。爲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爲數四。以犒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選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一爲事。亦未嘗一面文恪。蓋疎節闊目如此。然無礙其爲太平宰相也。

裘文達長於行軍治水

乾隆二十一年。清王師征伊犁。公面奏軍務機宜。乾隆帝大悅。以其才似舒文襄。卽賜御衣冠乘傳至巴里坤。傳宣聖意。會逆酋莽阿里克遣其弟詭稱押送諸番探信卡倫。公與哈密鎮臣祖雲龍縛畀總督。發其奸。哈密兵少。有赴巴里坤種地者七百。人。公請暫留爲衛。撥沙洲五衛麥石添備支放。其剩餘者。公散各塘路站平糶之。上皆獎許。公以一書生冒矢石行萬里外。與陝甘督撫滿洲諸將軍計議機密。而能下協邊情。上符睿算。近代儒臣所未有也。公聽視機警。受大任舉重若輕。上愛其才敏。倚若股肱。凡有事於四方。與大學士劉文正公先後奔走。前命未復。後命又至。半途回車。竭竭東西。雖侍內庭。領六部。而英筭款關。足跡常遍天下。公所讞決。無苛嚴。亦無縱捨。尤善治水。常奏治水當先審其受病之由。再論治病之法。就一縣一府而言。病有其處。合一省而言則不然。就一省言病有其處。合數省而言又不然。若僅於一處受病處治之。而下流之去路未清。則爲患滋甚。上深然之。所治黃淮淝濟伊洛沁。

汜等共九十三河疏排濬。瀾貫穿原委。俱有成效。可爲後法。凡遇政事。諸大臣或探聖意。噤斷不前。而公獨抗聲有犯無隱。上鑒其誠。雖忤旨。時加嚴訓。不逾時。恩禮如初。亦與舒文襄公相似。年六十二。病噎。上賦詩存問。醫藥不絕於道。加太子少傅。薨時。賜諡文入賢良祠。

裘文達公課子之嚴

裘文達公充磨勘大臣。時某省士子。用社稷鎮公子。衆以爲應議。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時忘其出處。歸第。問公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後於左傳檢得之。遂長跪受責。時公子已官編修矣。公課子之嚴。待士之寬。一舉而兩善備焉。

湯司空逸事

睢州湯文正公。自翰林出爲監司。年四十。從孫徵君講學夏峰。質行著河漳。其治績吳淞十郡。兒童女婦。皆耳熟焉。立朝之節。同時士大夫多知之。惟受特知於聖祖。而卒困於僉壬。其致怨之由。相搆之迹。雖門人子弟。或不能詳也。公巡撫江蘇時。執政

明珠有家隸言事多效。公卿震懾。所至大府常郊迎。過蘇畏公威聲。弗敢謁。自監司以下。朝夕候其門。公聞使召之。將命者用故事。以客禮請。從騎數十至轅門。顧謂左右。主人出迎何遲也。久之。辟大門。傳呼大驚窘迫。脫廝輿服被之。入至階下。見公南面坐。乃跪而聽命。公曰。汝主與吾同朝。聞汝來。故以酒飲犒汝。命門卒爲主人。其人慙沮。卽日去。蘇歸訴之。謀致難於公。而公聲績甚焯。上方鄉公。念公在外無從得事。端會東宮出閣讀書。乃爲上言。湯某以理學爲時所崇。輔教太子。非某不稱。上然之。遂以詹事徵。公之內召也。比郡士民爭以農器什物塞水陸道。不可行。公示諭。吾在外不能爲父老德。往者屢請核減浮糧。並爲廷議阻。今入見天子。且面陳之。余相國國柱者。執政私人也。得此以告曰。曩議皆上所可也。善則歸君。過則歸己。而市於衆以爲名。使上知此立蹶矣。比公至。語已上聞。而公未之知。進講東宮。首大學財聚民散數則。畢講。東宮入侍。上問所肄具以聞。上曰。此列國分疆時語也。若海內一統。民散將安之。試詢之。公具陳秦隋土崩狀。且言一統而民散。禍更烈於分國時。會靈臺

郎董漢臣上書指斥時事及執政大臣。下內閣九卿庭議。執政惶悚。不知所爲。議與同列囚服待罪。王相國熙繼至。貌甚暇。徐曰。市兒妄語。立斬之。則事畢矣。執政曰。上閱奏至再三。親點次。類嘉與之。奈何君言若是。王笑曰。第以吾言入。視何如。時公爲宗伯。最後至。余相國述兩議以決於公。公曰。彼言雖妄。然無死法。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吾輩當自省。國柱曰。此論可上聞乎。公曰。上見問。固當以此對。執政入奏。國柱尾其後。而與之語。命下。董漢臣免議。自是上滋不悅公。戊辰。余國柱宣言。上將籍公內府。爲旗人表率。時公以興作度材於通州。某日。日下晡。忽返招鄉人某官與語。客退。獨坐一室。嚮晦。語家人。吾腹不寧。夜半遂歿。既歿。踰月上。與諸大臣語曰。吾遇湯某特厚。而怨訕不休。何也。衆曰。無之。上曰。廷議董漢臣。彼昌言朝無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尙不爲怨訕乎。衆乃知公爲執政及國柱所傾也。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劉文正公臨事雖頗剛急。然實有釐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乾隆辛巳歲河決。

陽橋。公奉命往塞決口。時奪流者數百丈。埽工薪木。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留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見薪車千百輛環列河干。私問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館。亟請巡撫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縛縣丞來。欲先斬。然後入奏。巡撫及司道以下。爲之長跪良久。始釋。而數千輛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此雖細事。亦可見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來文端善相馬

乾隆時大學士來文端公保善相馬。聞嘶卽能辨其優劣。嘗路見負煤老驥。以重價購之。滌以入貢。上因文端夙有伯樂之稱。命蓄以上駟。會降酋阿睦爾撒納來朝。上臨灤陽萬樹園。阿酋素以騎射著名。上欲覘其技。輒以無馬辭。侍臣出戈什哈馬示之。絕不當意。文端令圍人牽所貢之負煤老驥。使之乘。甫振轡而墜。三試皆然。阿酋大慙。尙未之異也。殆阿酋叛。大爲西陲邊患。侍臣有憶萬樹園馳射時事。以良馬先

知其叛逆。故怒擲之。請加三品俸料焉。文端之目力。又出伯樂上矣。

湯文正之清廉

湯文正公斌。撫吳蒞任時。夫人公子皆布衣。行李蕭然如寒士。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閱簿。見某日市隻雞。愕問曰。吾至此。未嘗食雞。誰市此者。僕以公子對。公怒。立召公子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於河南耶。汝思啖雞。便可歸去。世無有士不能咬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并笞其僕而遣之。又公撫吳時。有司報湖蕩有蓮芡。公駁還。吏固以例請。公曰。例自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惠。且蓮芡或不歲熟。一報部。卽爲永額。欲去之得乎。常熟某氏奴。訐告其主。國初時得隆武僞劄。迫主遠遁。欲據其主母。公曰。國家屢更大赦。此草昧事。何足問。而逆奴乃以訐其主乎。焚其劄。斃奴於杖。中外快之。近時頗有人詆文正諸人爲僞學者。使士大夫人人能如湯之潔已奉公。又何致天下事不可收拾哉。

來文端之知人

名人軼事下

文端公來保。爲乾隆朝宰相。生平最善相馬。一時有九方臯之目。乃其知人之明。亦有不。易。及。者。文襄公兆惠。微時甚貧窶。生未逾月。父母俱亡。育於姑家。七八歲時。已長大如成人。力敵百夫。偶過市。見羣不逞聚毆一人。兆勃然。揮拳奮擊。皆披靡。鳥獸散。方欲追擊。一道人從後掣其肘。卽隨之去。至西山深處。一茅庵中。留教拳勇。且口授以兵法。半年乃歸。姑以爲已死也。旣而入營。就步糧爲街卒。文端兼攝步軍統領。見諸卒潑水。不過尋丈間。兆獨遠及數十丈外。異之。呼與語。甚戇。命鞭之。如擊焉。大呼曰。性耐刀鋸耳。不堪鞭箠也。文端見其狀貌。已奇之。聞言益大異。令明日至府面試。挽強命中。揮刀運石。力大無窮。與談行軍紀律。侃侃而言。動中窾要。文端益大喜。次日入朝。見上叩頭賀曰。臣爲國家得一奇士。街卒兆惠。其人雖微賤。真大將才也。卽日召見。命之射。九發皆中。立授一等待衛。後平定西域。數建大功。

戴簡恪軼事

戴簡恪公敦元。官刑部尙書。一日大雪。公著雨罩。手抱文書。步至街衢。呼驢車乘之。

御者不知公爲誰也。及至署。隸役呵殿而入。公下車去雨罩帽。露珊瑚頂。御者大驚。將棄車而逃。公強留與之錢而去。都中謂之驢車尙書。卒之日。鄉人往視之。敝衣露肘。布衾一襲。其儉德爲不可及云。

張文達之愛士

庚子回鑾後。惟京師學事。辦理差強人意。先是京師本有大學堂。庚子之亂。生徒星散。至是長沙張百熙被命管學。公夙負學界重望。苦心孤詣。銳意興學。禮聘桐城吳摯甫先生爲教長。陽湖張鶴齡副之。網羅一時名流殆盡。開師範。仕學。譯學。醫學。四館。繼又開進士館。豫備科。自是五方秀士。鱗集橫塾。文學彬彬。振朝野矣。文達後因清庭疑忌。不得展其懷抱。乃辭學務。一切差使。改任郵傳部尙書。與侍郎唐紹儀因用人事不相能。遂鬱鬱一病不起。張爲人宏達愛士。能容納衆流。沒後士林爭悼惜之。如皋冒廣生輓以聯云。愛好似王阮亭。微聞遺疏陳情。動天上九重顏色。憐才若龔芝麓。爲數攬衣雪涕。有階前八百孤寒。蓋紀實也。論者謂文達離學務而任郵傳。

本非素願。推文達之心。始終不能忘情於苦心締創之全國學務耳。

余誠格之好謔

余誠格補湖南巡撫。到任未逾月而武昌起義。黎元洪爲鄂軍都督。譚組安方自京歸。進謁誠格。誠格卽拱稱大都督。蓋逆知湖南嚮應。譚爲人望所歸。必推譚爲都督也。九月一日。倉卒起事。誠格挈其老父遁出家。財多有遺失。焦循又縣賞千金。購其頭。誠格逃至安慶。始請朱家寶代奏。旣乃之滬居焉。與書延闈。大意謂我到湘月餘。自問無開罪湘人之處。家中財物均多遺失。民軍舉動。固應如是乎。又言湖南財政極爲困難。龍念仙身當其局。以今視昔。抑又何如。緘面大書中華民國湘軍都督翰林院譚大人云云。延闈登一廣告於長沙日報云。余壽屏君鑒。財物悉封存府中。毫無遺失。請派妥員來領。湘都督譚延闈白。

記立山聯元

養心殿者。前清御朝之所也。嚴冬窗破。北風吹面。景帝不能自支。因語立山。以紙糊

之。時立山方有寵於那拉后。憫景帝苦寒。遂不請諸那拉后。糊之以紙。明日那拉后大怒。召景帝切責曰。祖宗起漠北。冒苦寒立國。汝乃聽朝而畏風耶。午後召立山。批其頰。禍且不測。李連英素厚立山。卽大呼曰。立山滾出。立山悟。因仰跌地上。果翻轉數四。直出簾外。那拉后爲之莞然。

庚子拳匪禍作。浙西三君以抗拳駢戮。而滿洲聯元立山繼之。聯元本崇綺門下士。向亦空談性理。其壻壽伯福與言歐美治術。始漸開通。拳事起。聯官內閣學士。抗疏劾拳。捧章至東華門。遇崇綺於途。具道所以。崇厲聲曰。君滿人。亦效漢兒賣國耶。聯不顧。拂衣而入。少頃崇入對。嚴劾聯。奉旨著步軍統領衙門拿捕正法。方聯之就刑也。忽有數騎自順治門衝出。逕赴菜市。其一騎馬足縛一人。拖曳數里。面目皆損。敗不可辨。蓋卽立山也。立山內務府旗籍。漢姓楊。爲內府堂郎中二十餘年。饒於財。性豪侈。凡菊部名伶。北里歌伎。有聲譽者。皆爲之脫籍。有妓綠柔者。名噪都下。立山與鎮國公載瀾同昵之。瀾雖公爵。然處閒散。絀於財。以故綠柔恆善立山而絀載瀾。瀾

大恨之。至是拳變作。適立山有請毋攻使館之奏。瀾卽矯朝命縛赴市曹。哲婦傾城。亦可畏哉。然立山之死。門客星散。獨所善伶人十三旦往收其屍。經紀其喪事。彼雖伶也。愧士大夫多矣。但不知種禍之綠柔君。能如綠珠之墜樓否。

朱文端公救舒文襄

乾隆乙亥。阿酋旣投誠。舒文襄公赫德時任定邊將軍。請將其家屬分置蘇尼特等近地。以爲羈質。純皇帝大怒。謂其分散骨肉。有傷遠人之心。命近侍封刀斬之。朱文端公聞命。排扉而入。請召對。力言人材難得。舒某雖一時過慮。然平日辦事勤慎。請援議能之典。上曰。命已下。踰日。恐難追轉。公奏曰。卽命臣子成麟追之。上可其請。公出謂其子曰。追不及。汝勿返也。成麟故勇往。卽於馬前割袍前襟。馳騎而往。甫至潼關。卒追前命而歸。時傳文忠公告人曰。朱公誠仁者之勇。是日雖恆百輩。終無濟於事也。

盛司寇之持正

盛司寇安滿洲人。以科第洊至卿貳。頎然嶽立。鬚眉蒼然。以古大臣自命。戊辰春。孝賢純皇后崩。時有周中丞學健。瑟制府爾臣等。以違制薙髮伏誅。有錦州守金文淳者。稟命於府尹。然後薙髮。事發。純皇震怒。命立誅之。公叩首請曰。金小臣罔識國制。且請命大僚。然後薙髮。情可矜恕。請上寬之。上怒曰。汝爲金某游說耶。公曰。臣爲司寇。盡職而已。並不識金某爲若何人。如枉法干君。何以爲天下平也。上大怒。命侍衛反接公赴市曹。與金文淳問寘於法。公施然長笑。惟曰。臣負朝廷之恩而已。後上悔悟。命近臣馳騎並金赦之。公施然叩謝如常時。市曹萬目共覩曰。此真司寇也。次日。上卽命公入上書房。傳導諸皇子曰。盛安尙不畏朕。況諸皇子乎。眞師保之妙選也。

洪承疇有功漢族

周同谷霜猿集。松山戰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終是風沙容易老。白頭南渡又南都。此諷洪承疇之背明歸清也。洪功成歸里。稱觴林下。坐客如雲。乃有朗誦烈皇帝祭文。以代祝嘏之詞者。此其雋快。不在漁陽三弄之下。當遼陽兵敗。洪氏生降之。

日。微特宮廷不知。亦舉朝所不敢信者也。及江南克捷。洪以內院大臣出撫江寧。始知其尙在人間。石齋起義。事敗。逮至江寧。見洪。佯責之曰。若豈洪承疇耶。洪大將軍爲國捐軀。天子且賜祭九壇矣。若等從北方來。獨不見穹然道左之御碑。而今冒其名耶。是時洪汗簌簌下。不能仰視。考洪以萬歷丙辰釋褐。時滿洲天命帝方有衆一旅。崛強於三韓以北。蛟龍初起。而佐命元勳。偏在南朝。當滿漢一家之日。洪承疇密室造請。竟建以漢人養旂人。不令旂人營生計之策。從此滿漢分居。漢人得安其農工商賈之業。二百七十年來。免受其擾。雖出租稅以養之。猶有利焉。此則洪承疇之有功於漢族。抑若善於補過者也。馴至八旂之人。一物不知。仰恃漢人。猶嬰兒之於乳母。民軍一起。數月之間而亡其族矣。蓋彼早已亡於洪氏矣。

博爾奔察之詭諫

乾隆帝待臣下。極爲嚴厲。然有時加以狎謔。以聯上下之情。有內大臣博爾奔察侍上最久。善嬉謔。辛未春。扈從南巡。至鎮江口。上放煙火。有被煙熏嗽者。博笑曰。此乃

素被黃煙所薰怕者。故望而生畏也。時黃文襄公督責過嚴。故公寓言之。又有較射而弓落地者。上震怒。公在傍曰。此皆因引見故。昨日射箭良多。以致臂痛不能引弓也。上乃釋然。又上一日較射多不中。侯人皆畏懼。時修髯人至。公望而笑曰。汪都統之弟至矣。汪都統札爾故。修髯如戟。上撫掌大笑。上嘗行窄巷。有步軍校積石爲山於其廳側者。上望而問之。公驟馬奏此步兵花園也。上大笑。又上書福字。公立於側。上笑謂曰。汝亦識此中佳否。公應聲曰。知之上所書福字。黑且亮也。上大笑。其譎諫皆若此者。亦東方朔簡雍之流也。

李恭勤公逸事

清代名臣中其以貲郎進者。以李敏達公衛。李恭勤公世傑爲最。敏達逸事具詳於前。恭勤公貴州黔西州人。少入貲爲江南某司巡檢。乾隆南巡。公司船跳木。時雨後泥滑。上登舟時。偶失足。公遽起扶之。督撫恐縛公請命。上笑曰。微員中有如此忠愛者。命立擢知州。後官至四川江南總督。以廉能稱職。乾隆帝屢欲以爲閣臣。有尼之。

者言不公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公督川時。蜀中自金川用兵以來。府庫空竭。又承福文襄王積奢侈後。徵調賦歛。無藝。州郡皆疲敝。公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復入成都郡。卽以公事來者。不過數日。不得畜音樂。侈宴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公官總督數年。未嘗宴一客。成都將軍新莅任。公思不爲置酒。則缺情。置酒則破禁。遂乘其家口抵任時。饋一烝豚。一燒羊。使標下武弁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於布政使以下。亦未始具一飯。元日則先飭廚爲饌。饌十數斛。有下屬謁見。公遣人告曰。知君等勞苦。盍餉以食。遂設食餉之畢。公然後出坐堂皇。受禮畢。卽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屬員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儉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屬員皆應曰。諾。於是元日虛文始革。其風趣也如此。及督兩江時。福文襄王征臺灣。檄調各督撫府庫餉銀。他人無不應命。惟公力持不與。曰。不見部文。

徵撥誓不敢發此餉。有虧朝廷之府庫也。福亦無如之何。其嚴厲又如此。

方望溪記姜西溟遺言

余爲童子。聞海內治古文者數人。而慈谿姜西溟其一焉。壬申至京師。西溟不介而過。余總其文屬討論。曰。惟子知此。吾自度尙有不止於是者。以溺於科舉之學。東西奔迫。不能盡其才。今悔而無及也。時西溟長余以倍。而又過焉。而交余若儕輩。其後丙子同客天津。將別之前夕。撫余背而歎曰。吾老矣。會見不可以期。吾自少常恐爲文苑傳中人。而蹉跎至今。子他日誌吾墓。可錄者獨三事耳。吾始至京師。明氏之子成德。延至其家。甚忠敬。一日進曰。吾父信我。不若信吾家某人。先生一與爲禮。所欲無不可得者。吾怒而斥曰。始吾以子爲佳公子。今得子矣。卽日卷書裝。遂與絕。崑山徐司寇健菴。吾故交也。能進退天下士。平生故人。並退就弟子之列。獨吾與爲兄弟。稱其子某作樓成。飲吾以落之。曰。家君云。名此必海內第一流。故以屬先生。吾笑曰。是東鄉。可名東樓。健菴聞而憾焉。常熟翁司寇寶林。亦吾故交也。每乞吾文。曰。吾名

不見子集中。是吾恨也。及翁以攻湯司空斌。驟遷據其位。吾發憤爲文。謂古者輔教。太子有太傅少傅之官。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太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諭之。今詹事有正貳。卽古太傅少傅之遺也。翁君之貳詹事。其正實惟睢州湯公。公治身當官立朝。斬然有法度。吾知翁君必能審諭湯公之德行。以導太子矣。翁見之。慙然長跽而謝曰。某知罪矣。然願子勿出也。吾越日刊而布之。翁用此相操。尤急。此吾所以困至今也。時西溟年七十餘。始舉於京兆。又踰年成進士。適翁去位。長洲韓公菘薦於上。得上甲。己卯主順天鄉試。以目昏不能視。爲同官所欺。掛吏議。遂發憤死刑部獄中。西溟之治古文也。其名不若同時數子之盛。而氣體之雅正實過之。至不能盡其才。則所自知者審矣。平生以文列苑。傳爲恐。而末路乃重負污累。然罪由他人。人皆諒焉。而發憤以死。亦可謂隘狹而知恥者矣。西溟之死也。其家人未嘗以誌銘屬余。而余困躓流離。與其家不通問者。計數已十有九年。姑傳其語。俾衆白於其本志之所蓄云。

岳鍾琪紀成斌冤獄

岳威信公佩撫大將軍印入覲時。命提督紀公成斌權其篆。會準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紀不時奏。乃爲總督查郎阿所發。遂褫岳公爵。斬紀於營。然據當時遺聞。與清史所載頗有出入。茲錄之以示此獄之真相也。岳之入朝也。紀以滿人強勁。因以駝馬命副叅領查廩領卒萬人驅牧。廩性懦蕙。畏邊地寒。因以馬駝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衆避寒山谷間。日置酒高會。挾娼妓以爲樂。會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之輩。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聞信。乃先棄軍去。過曹總兵勳壘。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爲其所敗。單騎而奔。賴樊提督建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始卻其敵。廩見紀公。皆委罪於曹。勳紀笑曰。滿人之勇固如是耶。將收縛。斬之。會岳公至。紀告其故。岳公驚曰。君今族矣。滿人爲國舊人。黨類甚衆。吾儕漢臣。豈可與之相抗。以干其怒也。因解廩縛。以善諭之。因皆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廩乃恨公次骨。會查郎阿巡邊。故廩戚也。廩因矯控岳公諸不法事。以及紀公掩

敗爲功諸狀。查故怒岳公。因誣實其言以聞。上大怒。斬紀公於營。置岳公於詔獄。而廩官固如故也。嗚呼岳公之於清世宗。可謂盡忠竭力矣。因一卑賤滿人之蟻誣。乃使青蠅之讒。爲禍若爾。漢人之盡忠清室者。當亦爽然若失矣。見禮親王昭槿筆記。至於柴大紀以福康安之嫉忌。張廣泗因訥親之牽率。皆以奇績而被極刑。其事具載清史。冤抑人多知之。非如楊天相紀成斌二獄。百餘年來。雖績學之士。尙多據官書爲信讞。則甚矣是非之失實矣。

端方之滑稽

端方之抵美也。船傍岸。卽爲人用汽車迎入三藩息旅館。美洲之大旅館。其門大都爲旋葉。凡旅客出入。侍者必推動旋葉。以隨旅客之意。端方降汽車後。旅館侍者亦照例推動旋葉。以待端之入門。端進葉中後。忽見四葉同時推動。目眩頭暈。隨葉環轉二週。依舊旋至門外。端不敢再入。搖手曰。我不圖無錫人之江尖嘴上團團轉。今於外洋身臨之。秋星閣筆記云。端午橋小有才。充名士。好嘲弄人。猶憶有上海某中

書者發起一拒賭會。網羅名人不鮮。而尤企大力者爲之作登高呼。時端正開府兩江。某中書趨謁節轅。痛陳賭害。端太息曰。誠如君言。此花骨頭亦唐喪余不少。向者余亦嗜此。一行作吏。茲事廢矣。惟近日盛行麻雀牌。聞士大夫皆嗜之。如性命。君亦能之乎。某君曰。中書向於各種賭經。均未入其藩籬。殊爲門外漢也。端曰。我猶髣髴憶之。麻雀牌中。他牌均四。惟白板則五。某君急辯曰。大帥誤矣。白板亦四也。端熟視某中書半晌。笑曰。咦。足下亦個中人也。能正我之誤。大佳。又週視在座諸僚曰。君輩皆亦深知白板之數非五也。語已大笑。端茶送客矣。又聞端溆陽爲人言。余昔督兩江時。恨未使翁延年。（號笠漁湖南人）令山陽縣數日。叩其故。則言余頃聞一聯云。銅山縣。山陽縣。陽湖縣。湖南從九。做過四五年。知縣。鐵寶臣。寶瑞臣。瑞鼎臣。鼎足而三。都是一二品大臣。上聯卽指翁令也。下聯字字的對。以鐵對銅。尤爲巧合。惟翁實未令山陽。故余引以爲恨耳。

端方好聯語嘲人

名人軼事下

端午橋最好爲聯語嘲人。其官工部時。同官有趙有倫者。京師富家兒也。目不識丁。以其舅張翼之援。入貲爲郎。不數年。歷得要差。且充會典館纂修。常以千金購一妓歸。大婦妒甚。立驅之出。趙不得已。賃別舍居之。婦知其謀。乃靳趙自由出門。歸少宴。輒詬諄不已。趙甚苦之。一日。與端相遇於署中。端呼與語曰。菊曾（趙字）吾昨日偶作一聯一額。君試爲吾評騭之。聯云。一味逞豪華。原來大力弓長。不僅人誇富有。千金買佳麗。除是明天絃斷。方教我敦倫。額曰。大宋千古。趙極口稱贊不已。出遇人猶爲人述之。似自詡其通文者。人匿笑之。弗顧也。靈石何潤夫。乃瑩。庚子歲。官副憲。以拳匪頭目革職。戊戌。入股之復。何所奏也。何本庚辰庶常。散館。改部。籤分工曹。夫人某氏。閨威甚厲。以何失翰林。怒甚。何長跪以謝。乃得釋。旣入工部。贄百金往拜。滿尙書某爲師。某嫌其非也。怒斥之。端爲撰一聯曰。百兩送朱提。狗尾乞憐。莫怪人嫌分潤少。三年成白頂。（庶吉士七品金頂。改部屬則六品。須換白頂）蛾眉搆釁。翻令我作丈夫難。額曰。何苦乃爾。又妻爲翠喜乾姑嫂。兒是朱綸表弟兄之聯。亦端

所撰也。

何故山右世家。而生平恥爲晉人。常自詭爲江蘇人。與人言必操蘇語。一日在某處宴會。座有蘇某。就詢籍貫。何答曰江蘇。某欣然曰同鄉也。詢至蒲州。楊編修天麟。楊應聲曰。吾與何前輩同籍。某曰。然則亦同鄉也。楊搖首曰。不然。吾本老西。何前輩亦老西。渠不願居老西之名。故每冒貴省人耳。實則渠足跡未嘗至大江南也。何愧甚。面頰俱頰。然又無可置辯。亟匆匆上車遁去。

戊戌政變後。端亦極自危。賴進勸善歌得免。且獲擢陝臬。其事人人知之。端尙有一詩。亦詠此事。詩云。誤矣公羊學。危哉死鹿音。側聞誅正卯。誰實縱僉壬。智識羞葵足。劬勞感棘心。朝廷故可改。寇盜漫相侵。人稱其屬對之工。然音字去聲。係蔭之通假字。詩作平聲用。不惟失黏。且出韻矣。

端方死事始末記

清代野記云。清宣統三年辛亥四月。鐵路國有之旨下。起長白端方爲候補侍郎。督

辦川漢粵漢鐵路事。先是己酉之秋。端由兩江總督調直隸。正慈禧太后梓宮奉安之日。於隆裕后行禮時。端之左右有以攝影器攝行禮狀。后大怒。以大不敬罪端。革職。抵任甫百日也。至是以親貴及諸大臣薦。遂起用。豈料禍機卽伏於此哉。端既受命。於六月九日抵武昌。建行臺於平湖門外。勘路召匠。期於九月朔興工。而川人以川漢鐵路已奉先朝諭旨。歸商集貲承辦。懇川督趙爾豐代奏。收回成命。不報。再三請。則以格殺勿論恫嚇。於是川之士民。焚香環跪。督署者數千人。大書德宗皇帝神位。頂於首而泣求焉。爾豐大怒。命衛隊銃擊之。死者枕籍。而川亂成矣。事聞於朝。電旨命端方率鄂軍入川平亂。七月下旬。端發武昌。率三十一三十二兩標兵以行。至宜昌。按兵候消息。端之意蓋不欲臨之以兵也。無何。朝旨嚴迫。不得已進至重慶。至重陽日。聞武昌事起。民軍已據武漢二城。蔭昌率京軍南下。亦敗退。端大恐。亟率師進至資州。駐焉。朝命革趙爾豐職。以端代之。端知事無可爲。欲入都面陳機宜。兵大譁。時統兵者一爲曾廣大。一爲鄧某。皆端任鄂督時所拔之士也。於端皆有師生誼。

又有營官董海瀾者。四川人。亦鄂之學生。當端之發武昌也。總督瑞澂力薦於端。謂可大用。端遂命董爲營官。隸曾廣大部下。當時廣大禁兵毋暴動。至十月朔。端行有日矣。布告軍士。謂已遣人至成都銀行借四萬兩。發本月之餉。並爲衆軍辦歸裝。衆怒稍息。至初五日。端束裝待發。衆以銀未至阻其行。並要挾書券。端與之。至初七日黎明。銀猶未至。衆謂誑我。於是董海瀾倡議入行館。驅端至側屋云。我輩將假爾室開會議。兵入室。遍搜行篋。無所得。卽欲殺端。曾廣大乃宣言曰。端某非誑人者。彼欲行卽聽其行。何必殺。如贊成者舉手。乃舉者僅少數。曾又再三勸。兵皆洶洶。謂曾有異志。當先殺之。曾乃不敢言。大哭出。謂端曰。曾某不能保護。罪萬死。然迫於衆。實無可解免矣。其時兵皆舉銃待發。曾亟止之曰。此中尙有漢同胞無數。若滿人不過端兄弟二人耳。何爲玉石不分耶。衆乃逼端至行館大門一小屋中。亂刃交下。其弟端錦大罵。迫之跪。不屈。亦亂刃而死。皆斷其首。曾廣大備棺殮之。欲並殮其元。衆曰。是將函至武昌者。不得殮也。乃卽日東下歸鄂矣。僚友僕從皆隻身分道遁。初八日。成

當蔡乃煌任滬道時。陳啟泰適任蘇撫。蔡恃樞眷。輕陳。陳不平。適因某事下札嚴詰。蔡怒。亦騰書醜詆。以陳吸鴉片。又嗜賭。故書中有橫一榻之烏煙。又八圈之麻雀之語。陳益不堪。嚴章參劾。事下江督查辦。故事督撫參劾司道無查辦者。陳以樞府袒蔡。氣厥遂死。案亦漸消。當端方奉查辦命時。語幕府此事可作燈謎。打四書一句。幕僚不解。所謂。端徐笑曰。厄於陳蔡之間耳。

都借銀至。已無及矣。遂爲紅十字會所得。先是端之議行期也。尙未得成都獨立信。至初五日。資州牧以省電告。遂決意還京。資州衆紳環而請曰。公毋行。公若反正。則成都唾手可得。卽衆亦必以都督舉公。且公之兵所以譁囂者。以公不反正也。若一變計。則皆爲心腹矣。端不可。衆紳又請曰。公如慮成都不能容。則卽於資州樹白幟。某等可函致省紳。來資州擁公爲主。公幸勿疑。端歎曰。我果如此。何以對慈禧太后。德宗皇帝於地下哉。我計決矣。君等毋爲我慮也。皆太息而散。端自入資州後。無日不作還京計。使早日行。亦可無事。乃一因借銀未至。二因有投誠土寇周姓。約初四日率衆來降。遂待之。不料初五日一聞川省獨立之信。而禍不旋踵矣。端之至重慶也。凡南北公私函電。及從官信牘。皆爲軍士所遏。不得達。是以沿江各省響應反正之舉。一無所聞。蓋至死僅知武漢之事而已。死事聞。贈卹如例。特諡忠敏。此殆清廷最後之予諡矣。

蔡乃煌氣死陳啟泰

標商冊註

